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买官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官 买

田东照

买官

田东照*

—

陈晓南的宿舍是四号楼的三层八号。金三银四，是升任了城关镇党委书记以后才从六层调到三层来的。

妻子纪兰任县文化馆副馆长，专管农村文艺培训，很活跃。每星期在家公休两天，都觉得有点憋闷，常常提溜个小凳来到阳台，边打毛衣，边朝楼下看。看见熟人过来，就打开窗户，探出头去打个招呼或是聊上几句。聊到热闹处，不仅楼下的过往行人止步，连两面楼窗上也有人探出头来，一起加入了他们的谈话。

这一天，纪兰又在阳台上打毛衣，看见陈晓南回来了，忙

* 田东照：1938年生人，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约400余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长虹》、中篇小说《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》等。现任山西省作协常务副主席。

团了个纸蛋儿，原想跟丈夫开个玩笑，将纸蛋儿撂到丈夫头顶上。谁知手上竟像有胶一样，眼看丈夫从楼下走过去了，纸蛋儿还在手里捏着没动。她是看见陈晓南脑心歇顶了的那一片，活脱脱像是镶嵌了一块抛光的大理石，反射着一片亮光。路面不平，自行车颠簸，那片反光也在一闪一闪地跳跃。为此直到楼下的陈晓南停好车子，消失在楼门里，纪兰还在窗口上愣着。

作为一个贤惠、细心的妻子，纪兰何尝不知道丈夫中年歇顶。她早就戏称丈夫的头顶是一片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，而且也深知其中的缘由：他原是一个工人，凭了笔头子硬，借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，从此以后，闹转干，当组长，到下面搞副乡长，竞争乡长，奋斗书记，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代价，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头顶的头发过早地脱落。洗一次头，水里漂一层，纪兰就说，看你那头发掉下多少！陈晓南叹口气说，没办法，掉吧。纪兰说，硬是被头上的乌纱帽给害成这样了。陈晓南说，戴乌纱磨掉几根头发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别大惊小怪。

不过以前吧，纪兰多从侧面看，好比望小山包上的树木，再怎么稀疏，还总是一片森林。今天却是从楼上鸟瞰，自然能直观到这稀疏林木间的空地。而且也不仅仅是由于鸟瞰，她发现丈夫脑心那一片头发最近的确又脱落了许多，快成光脑皮了。她相信这不是太阳反光造成的假相，而是真真实实的事实，是丈夫近来又向副县长位子冲刺的结果。

这天晚上睡下后，纪兰不再一味地闭着眼享受丈夫的爱抚，而是近距离观察丈夫的头顶，并腾出一只手来轻轻抚摸。

这样一来使刚刚被挑逗起来的滚烫激情顿时冷却，全然没了情绪。她记得镇党委书记的任命文件下达的那一天，她炒了好多菜，陪他喝酒庆贺，也劝过他：这是多少人争的位子，让你得到了，该满足了，仕途无尽头，还是身体要紧。他也答应说：行了，以后顺其自然，如有机会前进一步，何乐而不为！若没有机会，也就算啦，安分地工作，让你放心，这行了吧？然而这话说过去才只有一年多，他就又不安分了。她搜肠刮肚，想讲出一番道理来，好好劝他一回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陈晓南有点奇怪。

“别急，等等。”纪兰说。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有话说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近来你的头发掉得厉害，仅几个月，歇顶面积就扩大了起码一倍！”

“没关系，陈佩斯还故意剃光头呢。”

“陈佩斯是喜剧演员，你……”

“我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，这点代价不能不付。”

“可我宁要无冕的满头黑发，也不要乌纱帽底下的光瓢头。”

“难道你爱我就是爱这头发？”

“可头发和人体是有关系的。不要忘了自己的话，头发是人体的黑匣子。就和飞机和舰艇上的黑匣子一样，它记录着人体的营养、体质、疾病等各种状况。你说这是科学家说的。”

“那我再说一句，也是科学家说的：人的脑神经细胞有

一百五十亿个，开发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十，还有百分之九十多的脑细胞在那里闲着。多动脑子就是对那闲置脑细胞的开发和利用，挖掘大脑的潜能。至于掉几根头发，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皮毛之事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

“可用脑过度是可怕的……”

“你是被周科的死吓坏了。不是动脑子的人都会得脑溢血。”

“可你每冲刺这么一回，人就瘦一圈。我担心身体出问题呢。咱现在过得挺不错了，不用无止境地追求了，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呀！”

陈晓南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是说过以后顺其自然。可是一过四十五，咱这一生就没戏了。我四十四了，你难道不知道？供我争取的时间只有一年了，如果丧失这次机会，我将死难瞑目啊！”

纪兰企图说服丈夫的决心，一下子土崩瓦解。她知道，他决定了要干的事，九牛二虎也别想拉得转。供自己选择的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同以往一样，支持他，配合他，关心照顾他，使他身体尽量少受点损失。

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二

早上起来，陈晓南还在熟睡，纪兰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计划这个星期天怎么样过。丈夫说，既不开会，也没有其他公事，那就意味着这个星期天他又要钻在书房里度过了。那

是让她十分不安的一种情景：时而伏案写画，时而仰头苦思冥想，烟不离嘴，一支接着一支。搬进来时才刷过的房子，其他屋顶都还白白的，惟有书房的屋顶熏黄了一大片。屋顶尚且如此，那气管那肺叶会是一种什么情况，简直不敢想象。她想改变一下这种情况，同丈夫一起到大堤公园里玩玩，使丈夫放松放松，也少受点烟害。因为丈夫的抽烟有个习惯，只要离开书房、办公室、会议室这些场合，烟就可以少抽得多。待陈晓南起床后，正在吃早点的时候，纪兰就把她的想法告诉他。不料陈晓南却摇着手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今天不能出去。把志春和三原叫过来，有事商量。”

纪兰说：“两天公休，昨天你就忙了一天，今天必须休息。叫过来搓搓麻将我同意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可以，搓几圈麻将再说。”

两人达成一致，纪兰就去给刘志春和张三原打电话。

先到达的是张三原。这人长得粗粗壮壮，看去有几分笨气，实际也不怎么灵巧，和人接触有点迟钝木讷。但为人忠厚老实，诚心诚意。别看他别的方面不开窍，可有一窍却是开了的，那就是烹调。也许与他从小好吃有关，他只要吃到什么好饭菜，就向人家请教，回家后就试着做，而且非做成不可。厨师们最关键的地方并不告诉他，他就多吃几回，慢慢品味，反复琢磨，总要鼓捣个差不多。他听人说周总理喜欢吃狮子头，他终于把狮子头给鼓捣出来。因为没经师全是自己鼓捣，因此味道同人家饭店总是有点不一样，但你还不能说他的就比饭店的差，因为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，另是一番风味。九五年中央首长下来视察，县委领导请他做了八个

最拿手的特色菜，首长吃了非常满意，并特意接见了这位全靠自个琢磨成才的厨师。首长问他：你没经师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饭菜？他说：因为我好吃。逗得首长捧腹大笑。从此名声大震，街上饭店的老板们就轮番在他身上打主意，这家饭店门口写出：三原特色菜，七天不重复。过一段时间，那家饭店也写出：新增三原特色菜，十天为限，勿失良机。每逢这时，三原就得去那家饭店亲手做菜。当然他爱人是必须跟着去的，以确保最关键的操作不被别人偷看去。这样一来，每年竟有了三四万的额外收入，本来穷巴巴的下岗职工，还供着个自费大学生，可日子过得从从容容。

陈家和张家是世交，父辈们就是好朋友，并将这种友谊延续下来，使陈晓南和张三原从小就十分要好。直到现在，两家依然走得很近，关系同亲戚一样亲密，一样牢固。

张三原进屋刚刚坐下，刘志春就按响门铃。

同张三原相比，刘志春高低正好，胖瘦适中，简直是一表人才。在县剧团当过十多年支部书记，去年提升为文化局副局长。人很聪明，待人也诚实，可就是有个毛病——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是值得炫耀的优点——太好女色。他特善于接近女人，同样遇到一个陌生女人，别人刚认识，还谈不上熟悉，他已进入实质阶段，从床上下来了。他有一句名言：官位要正的，女人要嫩的。因此只要嫩，美丑不计，不建立感情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人们私下传说，他的目标是“百美图”，为一百个女人而奋斗。朋友们问及此事，他笑而不答，表示默认。也是时势造英雄，如今歌厅遍地，小姐如云，使他可以任马由缰，纵横驰骋。有人估计，到他退休的年龄，这

“百美图”的目标翻一番也是有可能的。纪兰对丈夫的这两位朋友颇有微词，有一次竟当着两人的面说：“你们三位呀，配齐了，官迷、色鬼、馋嘴，真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，没的说了。”

陈晓南和刘志春原先只是认识，见了面问候一声或点点头就过去了。去年春天，县里组织到沿海地区参观学习，两人同在参观团，晚上又总是住一个房间，二十天混得烂熟。回来后，刘志春的儿子中专毕业，找不下单位，陈晓南鼎力相助，终于给安排了工作。后来陈晓南父亲去世，刘志春总管一切，操办到底。两家交往的历史不长，可发展得快，情同手足。

刘志春进门一看，张三原已稳稳当当坐在沙发上了，便说：“紧走慢走，还是落在美食家的后面。”

张三原说：“我看你是路上遇上女的耽搁了。”他开玩笑也是一本正经，脸绷得紧紧的。

刘志春瞟了纪兰一眼说：“这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这一说，嫂子又该批判我了。”

纪兰将麻将“哗啦”朝桌上一倒，说道：“今天不管你们这些事。叫你们过来，是搓几圈麻将放松放松。”

刘志春立即表态：“我一定舍命陪君子，帮助陈兄放松。”说着转向张三原，“难道你老兄还有什么话可说吗？”

张三原说：“你是三五干部：三瓶五瓶不醉，三夜五夜不睡，三个五个不累。真干起来，怕是晓南陪伴不了你呢。”

“你们理解错了。”纪兰说，“我说的放松并非只是晓南，也包括你们二位在内，你不要老谋着吃，你也不要老……胡

思乱想，都从各自的欲望中摆脱出来。人的欲望一强烈，神经就绷紧了是不是？”

大家说着各就各位。从洗牌、码牌、起码的熟练程度可知，他们都是牌场老手了。然而他们玩牌有约法三章——不带钱。陈晓南说，金钱面前，父子翻脸，一带钱就会破坏友谊。于是乎，在“十亿人民九亿赌”的社会风气下，他们的牌桌上尚保留了纯洁的娱乐，也属难能可贵。

开始出牌了，陈晓南撂出一张二饼。

纪兰要了，说：“二饼换给你一个副科级。”说着扔出一张“一万”。

张三原没要，扳了一张，一看是“两万”，随手扔了说：“给你个正科级。”

刘志春拿起“二万”，扔出“四万”说：“副县级！”

轮到陈晓南取舍了，却愣愣地瞧着刘志春扔出的“四万”迟迟不动。

纪兰忙问：“怎么啦晓南？”

陈晓南思思索索地愣了片刻，将牌一推：“算了，我脑子里有事就打不成牌。咱先说正经事，然后再玩儿，好不好？”

其他人也把牌推到堆里去。

陈晓南问：“你们说，这牌桌上的官价是从啥时开始流传的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有二三年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这么说，这副县级四万是二三年以前的价码了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对呀！”

陈晓南说：“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副县级是多少？”

张三原说：“物价指数回落了，可官价指数不一定能回落。”

刘志春点点头：“不错。官价是一年一年上台阶呢。如果三年前是四万，现在就得加倍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八万？”

“起码。”刘志春说，“副县级的决定权在市委，你的钱主要得瞄准市委领导，可是县里也有建议权，不花点行？还有，你要接触市委领导，首先得打点好外围那一层人：子女、秘书、司机等。这叫小钱通小鬼，大钱动阎王，钱能少花得了？”

陈晓南点点头，沉默少顷说：“我给二位已透露过了，我又要发起向副县级冲刺。不是我贪心不足，是县里有土政策，一刀切到四十五，一过四十五就不提县级，我只留下一年时间。正好副县长里有到龄的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得到一个可靠消息，清泉乡的书记吴强已瞄住这个副县长位子，搞了一个五人班子，已经动作开了。其中还有一个企业老板做后盾。其实他的政绩和能力都比我差，我为啥不试一试？当然，以前闹乡镇职务时，以跑为主，那叫跑官，花点钱，也就是烟烟酒酒的小意思。这回要上县级，难度极大，只靠跑不行了，得调整政策。古人言，有钱能买鬼推磨，我深信不疑。东康县有我的一位老同学叫郭晴，前年才干上乡镇局局长，只干了两年，人家花了十万元，嚟一下就当上县委副书记了。我也要用钱财造出一个奇迹来，让人们大吃一惊：‘咦，陈晓南提乡镇书记也才一年多，怎么咔嚓一下，又上副县长了？’”

“这回是硬买呀？”张三原问。

“买！”陈晓南说，“只要在四十五岁以前能上了副县长，我的政治前途就拓宽了，完全可以争取正县级甚至副厅级。所以花一笔钱值得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财力还有些不足。”

“差多少？”张三原问。

“你们不是说要加倍吗？差一半。”纪兰说。

“说来也惭愧哪！”陈晓南叹了一口气。

刘志春笑笑道：“怨你搞廉洁呀！要不，哪个乡镇一把手拿不出个十来万？”

“我也是考虑政治前途。”陈晓南说，“你们想想，我要是猛收猛捞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别说犯案，就是上面派人下来考察，你也过不了关。那不把自己的路堵死了？”

张三原深深地点着头，表明对陈晓南的做法十分赞赏，并说：“钱不够，我拿三万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张兄要是拿三万，我拿一万。我是没存下钱，不过我可以向朋友们借。你说吧，啥时要？”

纪兰说：“要是自个没有，就不难为你了。差个万儿八千，我父亲那里也能凑得够。”

“可我也得尽点心尽点力呀！”刘志春说，“那这样吧，我没出钱可出力，不知你的主攻目标选好没有？是市里的省里的？哪个头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这个我也没有怎么考虑。不过副县级属市管干部，主攻方向应该是市委的头，市委的头里当然数书记赵凯顶用了。”

刘志春呼地站起来：“你别说，其他书记、市长咱不认识，

惟有这一把手赵凯还有点关系！”

陈晓南奇怪地问：“你？同赵凯有点关系？没听说过呀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咱们交往才有多久？再说，我没事用他，几乎把那点关系给忘了。”

纪兰笑道：“你小子就会瞎侃！”

张三原也一本正经地开玩笑：“你是不是记错性别了？这市委书记赵凯可是男的呀！”

刘志春往沙发里一坐，故意神秘道：“这是秘密，你们越不相信，我就越不告你们。”

张三原说：“不跟他猜谜语了，弄饭吃吧。现在动手，也得十二点多才能吃上。”又转向纪兰：“你负责主食我管菜，弄几个新花样让你们尝尝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好好，还有一瓶茅台，咱弟兄们喝了！”

纪兰笑笑，放下毛衣，手一挥，领着张三原进厨房。同时回过头来说：“你们也不要等着吃现成，剥葱切蒜削土豆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。”

三

当他们喝开酒，并赞不绝口地品尝了张三原奉献的五盘特色菜之后，刘志春才揭秘。他同陈晓南和张三原共同干了一杯，咂咂嘴说：“现在张兄的菜吃上了，陈兄的茅台也喝上了，我同赵凯的关系也该揭晓了。若还卖关子，那就对不住两位老兄了。”

张三原说：“我无所谓。主要是晓南心里着急，因为你若

同市委书记真有点什么关系，对他可至关重要啊！”

“好，我说，是这样，”刘志春说，“金环湾乡西后庄村，离镇子只有五里路，可公路不通，人们就谋着修条路。前年，听说赵凯调到市里当书记，支书和村长就找到赵凯说，赵书记，人家出了大官的村子，好要钱，公路都通了。俺们找你，就是想让你批几万款，把路修通。赵凯一听，一拍脑门，‘噢’了一声说：‘好好，你们先到食堂吃饭，吃了饭就回去吧。过两天我去找你们，咱具体商量修路的事。’第三天，赵凯果然去了，还带了两个技术员。两个技术员实地看了看，给赵凯汇报道，如果把村民投工算进去，有八万元就可修一条很像样的沙石路。赵凯就问村支书，你们有多少钱？村支书说，我们有了四万，钱不够，一直没敢动。赵凯说，那这样吧，你们出四万，我出四万，下个月就开工。支书、村长听了很高兴。但他们弄清是赵凯个人掏腰包时，说啥也不干了。他们说，俺们找你，是要你批点公款，哪能掏你的腰包？我们宁可不修这路，也不能让你掏。赵凯就给他们做工作，最后，终于说服了他们，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就把路修通了。”

纪兰听得糊涂了说：“还说不卖关子呢！尽说了半天村里的修路，这有啥关系呀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请嫂夫人别急。不啰嗦说不清。赵凯为啥要给西后庄修路呢？因为赵凯的父亲赵雨章在‘文革’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，下放到西后庄劳动改造。村干部为了保护这位大学教授，没让他下地劳动，而是安排他到小学协助一个民办老师教书。民办老师文化程度低，教书吃力，加之种自留地分心，实际上把全部教学任务给赵教授了。赵教授当

了几年小学教员，一直到他所任教的大学派人来把他接走。赵教授对西后庄的干部群众感激不尽，去世时将一笔稿费留给儿子赵凯，要他给西后庄办件什么事情。正好遇西后庄干部想修路，这正好派上用场。”

张三原说：“你这关子越卖越远了。从儿子说到父亲，说来说去，还是修路二字。这到底同你有啥关系呀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本人是西后庄人，或者说西后庄是本人的故乡呀！”

“噢，明白了！”对人际关系十分敏感的陈晓南说，“凭了赵老先生同西后庄人的那种特殊的关系，赵凯对西后庄人会另眼看待的。”

“何止于此！”刘志春更为得意了，“还有两点重要的：一是我在本村上学，是赵老先生的学生。二是赵老先生病了一场，是我爹我妈喂饭，侍候了一个月才康复的。赵老先生感恩不尽，去世前一个月，还给俺爹写了一封信。你们说吧，赵凯是赵老先生的儿子，我是俺爹妈的儿子，这算不算是一种关系？”

陈晓南站起来，异常激动地说：“太好了！太重要了！我给兄弟敬一杯，然后再碰一杯。”

纪兰忙拉陈晓南坐下去，说：“你冷静点，不要过于激动。”又对刘志春说：“他血压有点高，我替他敬你一杯，再碰一杯，行不行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嫂子亲自出马，我敢说个不字吗？”说着，接过敬酒喝了，又碰了一杯。然后说道：“话说回来，关系就这么个关系，凭这点关系要升任副县长，显然是不够的。说到

底，我只能引见引见，给你挂个钩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能引见就很简单了。只要挂上钩，以后的戏我就知道该怎么唱了。”

接下来，他们就商量这事该怎么运作。大家都感到有些经验不足。张三原没当过官，也没跑过官。纪兰是省艺干校毕业生，工作这么些年了，还是文化馆副馆长，副股级。刘志春的表哥是县委宣传部门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，刘志春从剧团调回文化局时，没用他跑就办了。比较而言，还是数陈晓南的官场经验丰富。他毕竟有过几回冲刺，而且每一回都如愿以偿。因此张三原说：“官场的事，我可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志春也扯淡，玩女人行，玩政治不行，四十来岁的人了，闹了个副科级，还是表哥给一手办的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老兄啥时也不忘损我一下。不过我的作用也就是只能引见一下。其余一切，陈兄你怎么办，我们配合。你指挥，我们动就是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同上层打交道，我也只是县一级，县以上还是头一回。不过大同小异吧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当紧的是了解一下赵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现在社会上流传给领导划等，是这么说的：不收钱还办事的，是一等，但生活中几乎没有，一等空缺；钱也收事也办的，虽然不怎么干净，但有人说好，是二等；钱也不收事也不办的，倒是廉洁，却没有一点儿用，是三等；收了钱不办事的，这是政治骗子，王八蛋，是四等。也不知赵凯属于哪一种？”

张三原说：“碰运气吧。说不定一等不空缺，只有一位，正好让你给碰上了。”

刘志春问：“你怎么敢抱这种幻想？”

张三原说：“这赵凯同别的领导不一样。身为市委书记，修一条路只需一句话，几十万几百万就下去了。可他个人掏钱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官？因此我就想，他说不定就是人们所说的空缺的一等领导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修路这件事，的确很重要，很有参考价值。但我的结论并不乐观。修路自己掏腰包，说明这人廉洁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廉洁。对我们来说，廉洁是不利因素。坦率讲，我们是花钱买官，希望遇个贪官，能把我们的钱收下。所谓收了钱不办事的领导毕竟是少数。只要他收下，成功率不能说百分之百吧，起码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。”

纪兰一听，有点担心，说道：“照你们这么说，这事多半弄不成。与其耗钱费力弄不成，还不如趁早算了。全县三十多万人，当副县长的能有几个？不当副县长照样活。”

陈晓南忙说：“这种事本来就是风险投资，谁也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但有一点你注意：社会上买官的事，久禁不止，趋之若鹜，这就说明成功者绝不是少数。我们刚才分析情况，是为了知己知彼，决不能因此打退堂鼓。”停了停又说，“关在屋里很难做到知己知彼。志春你对赵凯周围的人，比如秘书、司机等人是不是认识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在修路时，赵凯来过几次，每次来还参加一两个钟头劳动。司机我见过两次，秘书见过一次。我认识人家，至于人家认识不认识我就难说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看来还得兄弟去一回市里。设法同赵凯周围的人接触接触，摸摸底，同时也寻找个见赵凯的机会。如有

机会，你打电话，如没机会，摸了情况回来再说。”

刘志春想了想说：“要去，今下午就去。只是下午没班车，有个交通问题。要不人们说，当官要当正的，玩女人要玩嫩的。这绝对正确。我们那破吉普一把手霸着，我们三个副局长，除了特殊的公事用一下，一般情况下，三个人睁着六只眼看人家一把手用吧。你得给我解决车，你是正职一把手，你们的桑塔纳得先尽你用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这个现成。”又朝厨房喊：“纪兰，快点上饭！”

刘志春下午二时坐陈晓南的银灰色桑塔纳出发，晚上九点返回，在市里停留了四个钟头。先到办公室见了见秘书。秘书叫王容，不多说话，又忙着处理信件，刘志春只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又到车队找到司机小孔。这小孔笑眯眯的，挺健谈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刘志春还请小孔洗桑那，为了表明不是光说在嘴上，当即掏出一千元，“啪”地拍在桌上，就连打炮费都考虑上了。小孔虽没有接受，但感觉刘志春慷慨大方，够朋友，一下子关系拉近了好多。因此凡是刘志春提起的有关赵凯的话题，小孔都是以朋友对待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说过这样几句话：“赵书记人是好人，这没说的。可就是有点苦行僧的味道，跟着他，我们都毫无好处。人家撂到车上几条烟，他都原封不动地撂下去。我给他开车两年了，没见过有啥收贿受礼的情况。他夫人叫李雪莲，是纪委办公室主任，口碑也挺好。不像有些官太太那样让人讨厌。当然，腐败透顶的人，也不会秘书、司机面前腐败。腐败的事全是幕后交易。真正的腐败高手，更是不露痕迹，装得比廉洁的还廉洁呢。老刘咱是说社会上的情况，可不是说赵书记就是

这样。咱是闲聊，聊了就算了啦。”还说：“你要书记办啥事，慎重重点就是了，我给你提供不了有用的东西。但有一条，要知道书记的行踪，兄弟可以帮忙，随时给兄弟打呼机。”刘志春问：“赵书记最近两天不出门吧？”他的考虑是不是需要把陈晓南叫来。小孔说：“后天回老家去，给他父亲过三周年，上午去，赶晚上回来，在老家实际只呆半天，上上坟，吃一顿饭，就了事。”

刘志春将上述情况一一向陈晓南作了汇报。刘志春讲得眉飞色舞，陈晓南听得眉开眼笑。陈晓南朝刘志春肩上重重拍了一掌说：“志春，你这次外交是成功的！单是赵凯后天回老家给父亲过三周年这条信息，就足以让我们高兴。”

刘志春问：“你是说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到他老家去？”

“对！天赐良机！”陈晓南说。

“我看不大合适吧？”纪兰拿起遥控板，将电视声音调小转过身来说，“人家个人办事，你们插一杆子进去，人家心里不烦吗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他办私事，咱们这也是私事，私事在私事场合办最适宜。回到市里再找，就不容易了。领导们多陪客，很少回家吃饭，晚上得九点以后才回家。这时你到家里找，才惹人家反感呢。到办公室找，总觉得感觉不对，不适宜做这种交易。再者办公室人来人往，你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完就被打断了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有道理，咱就到老家找他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还有一点：他老家也属晋西北，风俗民情差不多。老人去世后，头周年二周年仍属白事，小过。三周年

要大过，而且以红事办，连对联都贴成红的。咱们去了正好上礼。这叫做咱送得合情，他收得也合理，这正是行贿的天赐良机，也是官们敛财的大好机会。有的领导想收钱了，实在没有合适机会，就说身体不适，住院吧。下面的人呢，或者是感情投资，打个基础；或者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办，就送钱，三千五千或万儿八千不等，要领导营养营养。领导感到收得差不多了，就说，身体觉得好多了，工作还忙着呢，就腰缠万贯出院了。你想想，要是婚丧大事要办，还用着装病住院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说的是蒋副县长吧？听说他就常干这号事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何止蒋副县长，这样的人多哩。咱不管他们，咱说咱的。明天上午是关于修建经贸大楼的协调会，下午是党委民主生活会，一天有事。你也安排一下工作。明天晚上我在城关镇的新星旅舍开个房间，把三原也叫上，咱们三人好好研究一下后天的行动方案，好不好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行。定了房间给我打电话。”

四

深谙当前社会风气的赵凯书记，给父亲过三周年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，惟恐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给司机打招呼，是考虑到需要提前加油或是车万一有什么小毛病需要收拾一下。给秘书也说了一声，那是临走前打了个电话。除此两人，整个市委大院，再无人知晓。

赵凯的家乡叫凤鸣坡，离赵凯任职的林中市二百多公里，小车三个钟头的路程。赵凯到达时，已是上午十一点多，他的兄弟姐妹们均已聚齐，就等着他了。他稍稍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同家人一起给父亲上坟。上完坟已是午后一点多，赵凯被单独安排在侄儿家的正房里休息，等候吃一顿难得一聚的全家团圆饭。事情虽然办得过于简单，倒也不乏天伦之乐。

正在这时，陈晓南和刘志春到了。赵凯的夫人李雪莲对小姑子家的二姑娘说：“把两位客人给你舅舅领过去。”

小姑子到了正房门外，推开门喊道：“舅，有客人找你，我妗让领过来的。”说着小手一伸，让两位客人进去了。

“赵书记！”刘志春赶忙作自我介绍，“我是严武县西后庄人，在县文化局工作。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“噢噢！”赵凯认真瞧瞧终于认出来了，“是刘大伯的儿子吧？我在你家吃过一顿饭，你不是呱嗒呱嗒一个劲拉风箱吗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对呀！赵书记记忆力真好！”

赵凯问：“你来找我有啥事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听说今日你给老人家过三周年，我们就跑过来了。”

赵凯又问：“你听谁说今天过三周年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老人家去世时，你给村里去过讣告，家里人是掐着指头算到今天的。”

赵凯有点感动：“这么说，你们是专为这事而来？”

刘志春完全按新星旅舍 201 房间里研究的方案说话和行事。他把提包里的小米、绿豆、红枣取出来。土特产公司的精美塑料袋已没有了，改换成白布袋子，以显出农村的土气

和农民的淳朴。刘志春把这三样东西取出来搁到桌上说：“多也带不了，各拿六斤，六六大顺，图个吉利吧。我爹说，老人家当年最爱吃小米绿豆粥，原想做一碗到坟上祭献，可惜路上堵车，没赶上上坟。”

赵凯瞧瞧陈晓南问：“这位也是你们村的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看我就忘记介绍了。我表哥，叫陈晓南，我们县城关镇党委书记。老人家在村里教书那会，表哥住在我们家上过几个月学，实际也是赵老师的学生。他也记得赵老师当年的种种好处，就非要同我一起来不可。”

赵凯深受感动，感慨道：“我父亲当年遭难的时候，是乡亲们保护了他。现在老人已经过世了，乡亲们还对他念念不忘。请你们回去转告乡亲们，他们的盛情我领啦，并转达我对他们的感谢！”

“我们还需表达点意思。”刘志春边说边从提包里掏出两摞捆扎好的人民币往茶几底层一搁，“我们能有今天，全是赵老师栽培的结果。我们想给赵老师立一块碑，可又没法亲手办，只能留点钱烦请家人代我们具体操办了。”

这才是三人在新星旅舍 201 房间策划的核心内容，决定以捐碑名义先送两万，来个火力侦察。为了避行贿之嫌，两万又以两个人的名义送。只要他收了这两万，他们就做到了“知彼”，回到林中市后，就可以大胆地把其余六万一下子甩给他了。他们最关心的是赵凯对这两万元的态度。

此刻，赵凯伸手到茶几底层将两摞钱拿出来，掂着问：“这是多少钱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俩一人一万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钱不多，表个心意吧。”

赵凯说：“如果说你们认为立碑是对老人尽点孝心的话，这份孝心该谁尽？我们兄弟姐妹共五人，排队也轮不到你们呀！”

陈晓南忙说：“这仅是我们的一点想法。如果立碑用不着，干点别的也行。反正今天是老人家的三周年，我们总得上点礼呀！”

“上礼？”赵凯目光轮番地扫着两人，满脸警觉地说，“上一份礼就一人一万，可谓出手大方。家里不会有印钞机吧？我倒想问一下：你们到底是为过世的老人而来，还是为我这个市委书记而来？如果是为我而来，那说说吧，有啥事？”

刘志春心里一慌，有点语无伦次：“不是，赵书记，我们今天……是为老人的事……”

陈晓南忙把话接过去，笑笑说：“赵书记，我们的确是为老人的事来的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正在这时，夫人李雪莲过来叫赵凯吃饭。赵凯站起来说：“如果是为老人的事而来，小米、绿豆和红枣留下，钱一分不收。我这里没有收礼的规矩。安葬老人时也没收过礼，何况办三周年！”

陈晓南脑子里充满一个词：出师不利。刘志春心里更是沮丧，瞟陈晓南一眼，说：“那，咱们就告辞吧。”

李雪莲一伸手说：“不收礼是规矩，但吃饭也是规矩。哪有大老远来了不吃饭就走的理？”

赵凯反应过来，觉得是应当留他们吃饭，忙说：“对，饭还是要吃的。吃过饭再走。饭后我们也要走的。”

刘志春满脸的难堪之色，有点吃不住劲了。陈晓南何尝不感难堪？但他早有思想准备，把自尊心扔一边了，因此能顶得住尴尬，经得起难堪。他戳了刘志春一下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既然赵书记、李主任要咱们吃饭，那就吃了再走吧。”

刘志春点点头，心里却想，你还有心思吃饭。

吃饭是安排在还没有住人的一栋新房里，地面比较宽敞，一家二十多口人坐了满满三桌。陈晓南和刘志春被夫人李雪莲安排在第一桌的主位上，由赵家老大和老二相陪。李雪莲还向大家介绍说：“两们客人是来自老人家当年被下放劳动的那个村，群众还委托他们带来了小米、绿豆、红枣，本来要做一碗小米绿豆粥给老人献到坟上，可惜没赶上。”又给老二家女人布置道：“二嫂，以后遇上过节，做一碗到坟上献献吧。乡亲们这么远送来了，咱们不做，对不起乡亲们的一片盛情，再者，老人家倘若有知，见群众如此深情厚意，定会含笑九泉，感到欣慰的。”

陈晓南明白，李雪莲的用意是对刚才拒收礼做点弥补，冲淡一下他们的尴尬。他想，既然人家书记夫人还有此心，自个也应当主动点，就讲起赵老先生当年的故事来，诸如如何诲人不倦，如何严肃认真，如何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。还说到他病了以后的情景，他们曾跑到镇上为他抓药……刘志春见陈晓南如此讲，心领神会，便赶忙同他呼应，把每一件事补充得更具体更圆满。他们讲到的事，有些实有其事，有些是即兴编的，反正死无对证，他们怎么样讲，他们就怎么样信，听得人们一片感叹唏嘘之声。这样他们两人不仅彻底摆脱尴尬局面，还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与尊重，都急着同他们碰

杯。连赵凯也端了杯从第二桌走过来。陈晓南忙说：“赵书记，我们还没有给你敬酒，你得喝我们一杯酒。”赵凯说：“今天不说敬，碰一杯就行了。再次感谢西后庄父老乡亲，感谢你们两位。”

饭后，李雪莲做了这样的安排：让赵凯还到正房休息一个钟头，睡上一会儿，孩子们不要吵扰。她呢，利用这段时间上旅游公司新近开发的驰马洞看看。李雪莲的嫂子说：“山洞在半山腰上，要爬二百多级台阶，得让孩子们去搀扶着点。”

陈晓南一听，这是接近并讨好书记夫人的极好机会，忙说：“我们俩也想去看看，李主任有我们招呼，家里人尽管放心。”那当嫂子的高兴道：“有两位客人同去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

难怪家里人担心，这上山的路也真陡，一开始爬山就是台阶，抬头望去，那台阶就像一架梯子一样，斜斜地挂在山崖上。李雪莲有点犹豫了，说道：“果然陡得很。上倒估计问题不大，主要是不好下，恐怕腿会发抖。我就不用上去了吧？”

陈晓南一听心里暗暗高兴。他就是希望这台阶陡点险点，这样自己才能充分发挥作用。因此忙劝道：“李主任，还是上去看看吧。人家外面的客人远道而来参观，家乡的人近在咫尺，不看也太遗憾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有我们招呼，你尽管放心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下来时要是腿抖不敢走，我们两人背也能把你背下来。怎么样？”

李雪莲与其说不看怕留下遗憾，倒不如说是两位客人的好意难却。她笑笑说：“好，那就鼓足勇气，上吧！”

其实李雪莲的身体很好，五十来岁的女人，腿脚还相当

灵活，上去时挺顺利，下来时陈晓南倒真希望效犬马之劳，把李雪莲背下来，只可惜李雪莲试了试，笑道：“原来把困难估计得过分了，没问题，能自己下。”果然下得比陈晓南他们还快呢。陈晓南好不遗憾！

这时赵凯的车正好来了。车是停到镇上等候的。

李雪莲同陈晓南和刘志春一一握别：“非常感谢二位，以后到家来玩。”

赵凯向陈晓南他们招了一下手就上车了。司机小孔朝他们点头致意。

送走赵凯和夫人，陈晓南和刘志春也同赵家人告辞。他们不敢显摆，车也在镇上停着。村庄离镇子二里地，他们步行去。

走到村外路上时，刘志春说：“唉，今天可能日子不对，黑道日，不宜出门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你是说，我们今天不顺利？”

刘志春点点头：“我们失败了。两万没送了，还弄得狼狈不堪。幸亏你比我沉得住气，留下来吃饭，李雪莲帮着咱们挽回些面子。不然，那可真成了过去歌里唱的：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。”陈晓南说：“也不要悲观泄气。我倒是从不利因素中看到有利的一面，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。”

刘志春问：“希望的曙光？希望在哪里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你想想看。”

刘志春摇摇头：“我想不出来。我想到的全是悲观失望。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。平时听人说，好像行贿送礼很简单，没有不吃肉的猫，只要你送，对方就会收。原来全是

瞎扯。这不，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，送礼并不好送，提着一包八万元，就是送不了。唉，难哪！”

这时，已经到了镇政府大院，看到他们的银灰色桑塔纳了。

五

因为陈晓南亲自驾车，所以刘志春一路上很少说话。他有个经验，人在最沮丧或最高兴两种极端情绪时，最容易出事。前者叫祸不单行，后者叫乐极生悲。因此不敢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并不时地点上一支烟递到他手里，以防他瞌睡打盹。

到了林中时，刘志春问：“市里停留不停留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那你说，咱们的事就这么算了，打道回府，偃旗息鼓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反正我觉得是无咒可念了——哎对了，你不是看到一丝曙光吗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对。正是为了这丝曙光，我建议咱在市里住上一晚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是围着你转的。只要你觉得需要，住十天半月我都没意见。”

他们在林中宾馆下榻，房间 215。

这时已是六点钟了。他们简单洗了一下，就到一楼餐厅吃自助餐。饭后回到房间，刘志春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晓南，我怕你分散注意力，把车开到沟里，有一句话憋了一路了。你说的曙光到底是什么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书记夫人——李雪莲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可没看出她身上有啥希望。你快说说吧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觉得，赵凯不收钱，无非是几种情况：第一，是真不收，这种人虽然很少，但偏让我们给碰上了。第二，咱们的做法不对，据说如今的当官的，不直接收受贿赂，而喜欢间接来，有二传手，二传手当然是心腹之人了。咱们却是直截了当地来，是不是不策略？第三，是钱少，不足以动其心。比如给你调资，只能增加一块钱，你就会拿出高姿态，不要或让给别人。如果增加一百块，甚至是一千块，你会让人吗？所以数量的多寡，往往能使同一个人做出截然不同的姿态。例如我们今天上的不是两万，而是八万，也许他会是另一种态度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还有什么可能没有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看也就不外这三种情况了。还能有啥？”

“那我们就对症下药。”陈晓南站起来，在地上走着，走了两圈后在刘志春面前停下来，“若是因为钱少，我们可以把八万一次上。若是他不愿意面对面直接来，我们可以找个二传手。比如找夫人李雪莲，把八万块一次性给了她，不就把两个问题解决了！”

“倒也有点道理。”刘志春瞧着陈晓南，“但这只是解决了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。假如是第一种呢？也就是说，赵凯不是因为直接间接的缘故，也不是因为钱少不动心，而是属于你说的第一种人，坚持原则，刀枪不入，一分钱都不收，你又该怎么办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如果说真遇到这种人，也只有他的夫人，才有可能制服他。现在有句话：要女人上歌厅，要行贿找夫人。

还有句话：夫人的项链可能就是丈夫的锁链。这话本是用来警示当官的，却同时也告诉人们一个行贿的诀窍——找夫人。事实上，多少人的行贿都是通过夫人实现的。只要夫人动心了，收下了，丈夫就是刀枪不入，也对老婆毫无办法，只能逼上梁山，老老实实给人家办事去。何况这个南国女子说话办事干脆利索，生得又那么漂亮，五十来岁的女人了，说她四十岁没人会怀疑。能干而又漂亮的女人在丈夫面前绝对是说一不二的。你说李雪莲真要收下，还怕他赵凯不老老实实给咱办事？”

刘志春在陈晓南肩上拍了一掌说：“到底是搞政治的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下面把主攻目标对准李雪莲？”

“我想应该是这样。”陈晓南说，“今天直接对赵凯捐碑上礼本来就是试探性的，确定主攻目标应当在经过试探摸清底以后。枕风吹得‘官’人醉，何况是李雪莲这种女人吹的枕风，他赵凯能不醉？”

“可是，”刘志春说，“假如这李雪莲也是一个刀枪不入的人呢？难道没有这种可能？”

陈晓南想了想说：“志春，问你件事，你可不要生气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问件事怎么会生气，何况是你我朋友之间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你在女人身上很有经验，我问你，这男女之间谁主动？”

刘志春笑道：“你怎么问这个？当然绝大多数是男的主动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为啥男的敢主动出击？就不怕碰钉子，不怕挨打挨骂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一般是不会的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为啥不会？是不是她要给你一种什么暗示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用不着，如今的小姐赤裸裸的，你一进歌厅，她就坐到你腿上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是说良家妇女，不是歌厅小姐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要是良家女，那倒是有暗示的，这种暗示往往隐藏在一句话或是某个动作某种眼神里面，你只要抓得住，辨得准，只管上手，不会有错。”

陈晓南笑了：“我觉得李雪莲已经给了我们一种暗示，当然不是那方面的暗示。她知道我们在她丈夫那里碰了壁，对我们却很和气，把我们从难堪中解脱出来。参观石洞时，同我们谈得很投机。分手时还主动跟我们握手，要我们到家里去玩。这一切会不会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暗示：你们有啥事尽管找我来吧，我会帮你们把事办成的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是不是这样我可说不准。不过这个女人对我们很热情很友好这是真的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这种友好，会不会就是一种暗示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照你这么说来，倒也有可能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如果李雪莲的暗示我们看准了，那就是这样两种情况：一是夫妻俩本是一丘之貉，丈夫朝外推，妻子往里拉，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红脸，是演的一出戏；二是夫妻俩观念不同，丈夫拒之门外，妻子觉得不收白不收，就设法把它再拉回来。不管属于哪种情况，对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都能达到预期的目的。”

一番话说得刘志春又有了信心。他高兴道：“既然是认准

的事，就坚决去干！你说吧，咱该怎么行动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从知己知彼看，我们对这个人还缺乏了解，需要摸摸底；从时机看，应当是赵凯开会、下乡不在家的时候。要弄清这些情况，恐怕还得找找司机小孔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小孔打个呼机，弄清他的住址，我们到他家坐一会儿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很对！多买点东西，咱带着钱就是往这上面花的。我要不要一块去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也去，省得回来给你转述。”

说罢就打呼机联系，弄清住址后，就到街上买东西。半个钟头以后，两个就坐到小孔家小客厅了。

小孔见刘志春提了两个大塑料袋，一袋是水果，另一袋是烟酒，忙说：“老哥买这么多东西干啥？我是个开车的，啥事也办不了。曾有人在我身上打过主意，要我在赵书记面前说说情，给他办点什么事。我就坦率地告诉人家，赵书记很不好说话，我无能为力，千万不要对我抱幻想。以后人们就不再找我了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第一次来家，给孩子买点东西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又说：“凤鸣坡走得着急，没来得及给你介绍，这是我表哥，叫陈晓南，我县城关镇党委书记，是出来帮我办事的。”

“欢迎陈书记。”小孔说，“陈书记既然是你表哥，又是出来帮你办事的，那就都是自家人，我想问你到底有啥事？去凤鸣坡有没有收获？”

刘志春按事先商量定的口径回答：“我想动动工作，能提一下更好，提不了挪挪地方也行。去凤鸣坡是给老人过三周

年，没好意思提个人事。”

小孔说：“这么点事回去找找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就行了。我看你这个人出手挺大方，花几个小钱，请他们洗上两回桑拿就把事办了。”

“就是。”陈晓南忙把话扭到本题上来，“杀羊岂用宰牛刀！其实到纪委找找赵书记的家属，她能给县里说一声，事情也就办了。不知这李主任人怎么样？给不给帮助？”

小孔说：“这南方女人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会生活，会工作，也会做家属，很少搀和自个范围之外的事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没听说她给赵书记吹吹风，帮别人办过什么事？”

小孔说：“没有。上了班只考虑自己的工作，一回家就考虑家务。赵书记是甩手掌柜领了工资全撂给她，家里的吃喝拉撒、柴米油盐全由她包揽。很能干。”

送上茶水来的小孔爱人接上话：“这女人脑子也好，很会算计，花同样的钱，人家办的事比别人家好。其实吧，书记的工资同那些专员副书记们差不了多少，可你到家里看看，人家是啥样，别人家是啥样。”

“是啊，别人家是同他们家没法比。”小孔说，“不过这种差异也不光是会不会算计。咱们这地方的人，土财主做派，有钱舍不得花，舍得也不会花，或是不敢花。为啥不敢花，心虚，怕人们算活账：你挣多少钱？一月存多少？一年存多少？十年存多少？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因此尽做出个清贫俭朴的样子来。人家李雪莲主任就不是这样，人家敢花，人家说，虽说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，可住一年我也要住得舒服，因此

家里收拾布置得很漂亮。”

陈晓南感到小孔这番话信息量很大，他用心捕捉其中有用的东西。

小孔很健谈，那脑子仍在“不敢花”上，发开了感慨：“陈书记，老刘，细细想这当官的挣黑钱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他拼命捞拼命收，捞下收下又不敢花，存款还得用家属子女的名字，分开存，甚至要存到外地去。这样存啊存，说不定哪天眼一闭腿一蹬，死啦，钱都留给子女挥霍。子女不劳而获，坐吃山空，把子女也给毁啦。与其这样，哪如当个清正廉洁的好官，死后还留个好名誉，也不会腐蚀子女。”

陈晓南激了一句：“像人家李主任，能弄下钱，又敢花，多痛快！”

小孔忙说：“咱说的挣黑钱并不是指李主任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对对，人家李主任属于来钱正大光明、花钱大方痛快的那一种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小孔你这两天不出去吧？”

小孔说：“那就得看书记了。赵书记还没说过要出去。”

陈晓南和刘志春在小孔家坐了有一个钟头，回到宾馆时，已是九点钟了。两人都为刚才了解到的情况而振奋。刘志春说：“说不定你这目标选对了，选准了。这李雪莲很可能就是‘要行贿找夫人’那句话里的那种夫人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小孔和妻子的话里，有这么几点应当重视：一、李雪莲包揽家务，精于算计，且思想解放观念新；二、她很能干，在丈夫心目中威信高说话管用；三、他们家比别的领导工资多不了多少，可装修、摆设比别人家阔气得多；四、

属于会生活重享受的那种人。这四点里面，似乎都包含着我们希望的因素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也有这感觉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李雪莲如果属于这样的人，那就不是一般水平，极可能是属于胃口大、收得狠，但办事也痛快利索的角色。回去索性再凑两万，添个整数上！”

刘志春说：“如果人家是这方面的老手，官价行情一定烂熟于心，这八万绝对够个价码了。这毕竟是风险投资，你给了钱，人家办不办，啥时办，都还是未知数呢！”

正当这时，小孔打过电话来，说赵书记明天上午要下去参加一个水利工程竣工典礼，完了接着到下面三个县里转一圈，估计得走三四天。

“怎么样？”刘志春问。

“天助我也！”陈晓南说。

“啥时去？”

“明天……中午！”

六

刘志春伸手一按电钮，屋里的门铃便“丁冬丁冬”地响起来。陈晓南终于听到了这种渴盼了一夜又半天的美妙声音，心里不免又有几分紧张。

开门的是李雪莲。她没有装腔作势的惊喜，也没有稍愣片段才反应过来的那种做作，而是笑盈盈的，同给自家人开门一样平常自然，说道：“二位，请进！”

在进门的刹那间，陈晓南看见李雪莲今天的打扮已不同于昨天，黑长裤，半袖衫装在裤腰里，给人以简单明快而又大方的感觉。年龄也似乎比昨天又小了几岁。

“请坐。”李雪莲忙着端了茶壶进厨房泡茶。

趁这期间，他们很快观赏这间大约有三十平方米的大客厅。彩釉砖铺地，水曲柳木质墙裙。地板中央的一个圆台上，搁了一盆他们不认得的名贵花。壁上挂了两幅字画。一草一篆，因多数字难以辨认，无法知道写的什么内容。两个小壁挂古香古色，耐人寻味。墙角的小圆凳上站着一匹根雕梅花鹿，形态十分逼真。整个装潢布置给人以文化情调与氛围的感染，充满了高雅之气。

李雪莲端着茶壶出来，坐到一个小沙发上陪客人说话，陈晓南的话题是从房子开始的。他说：“俗话说，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，据我所知这常委宿舍是不卖给个人的，你们装修得这么好，将来万一有个工作调离怎么办？”

李雪莲笑道：“哪天调令一下，就卷起铺盖走呗。至于房子，走就走了，总不能找上那位接任书记要装修费吧。其实装修也没多花，顶多两万块钱。俗话说：人生在世，吃住二字。有人爱吃，有人爱住。要是这两万不是花到住上，而是花到吃上了，找谁要饭费呢？”

这就把问题讲得很透彻了，两人频频点头。陈晓南真想问一下墙上挂的是哪位名人的字和写的是什么内容，可那显得自己太没文化了，只好端起茶杯喝茶，心想得赶快转入正题。万一再有客人来，他的戏就没法唱了。

正在这时李雪莲说话了：“请问二位，可不可以在家吃饭？”

我弟弟和弟媳要来家，我们一块吃，图个热闹，好不好？”

刘志春看了陈晓南一眼。陈晓南忙说：“饭我们已经吃过，不再打扰了。只是有点事，请李主任给帮帮忙。”

李雪莲问：“啥事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们作为赵老先生的学生，昨天本想留点钱，给老人家捐块碑。怎奈赵书记硬是不收。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要你成全一下我们的心愿。”说着就示意刘志春赶快动作。刘志春忙拎了包要往厨房的案板上撂。

李雪莲伸手一拦，轻声说：“来，给我吧。”

刘志春忙将包双手呈上去。

李雪莲接过包放在茶几上，双手轻轻托在包上，望着他们两人问了一句：“多少钱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现在的钱算不了什么，我们两人凑了八万。”他说的声音不高，但对这个数目充满信心。

李雪莲双目定定地瞧着他，好一会儿没有说话。陈晓南觉得，那双双眼皮依然清晰好看的眼睛，简直是两个深不见底的池塘，内涵丰富，像是一种认可，使他很受鼓舞。又感到是一种诘问，心里很觉惶恐。他感到送礼大约是撂下就走为好，不该呆坐着接受这种目光的洗礼。这么想着便站起来准备以最快的速度走掉。刘志春也跟着站起来。

李雪莲说话了：“别忙！你把个重要程序忽略了吧？”

陈晓南有点不知所措。

李雪莲笑道：“你送这么多钱到底要办啥事，你还没说呀！难道花八万块钱，真是为了制一块碑立在坟地上？”

陈晓南一听，果然把最要紧的话忘了。官场上有这样一

个笑话：某公为了分房，就给上级分管的一个局长去送礼，不料心里紧张，撂下钱就跑。回到家才想起没说办啥事，甚至连姓名、单位也没留下。那位局长根本不认识他，岂不把钱白扔了？想去补几句话，又不敢，就拉了一位朋友一同去。那局长见又有一位第三者，就说，你的钱没丢到我们家，快到路上找去吧。陈晓南的脑子里倏地闪出这个可笑的故事来。想到平时自己总是笑某公老实、胆小、荒唐、愚蠢，可眼下，自己也几乎做了某公。这么想着，便很不自然地笑笑说：“李主任你是个痛快人，我也就不绕个弯儿了。我在县里任乡镇书记，正科级，想朝上动动工作。县里规定超过四十五岁就不提县级，我四十四了，你看硬是这条土政策把我逼到这步路上了。正好有一位副县长到龄了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请李主任帮帮忙。”

李雪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一言以蔽之，你是花八万要买副县长喽？”

陈晓南又觉有了点转机，忙说：“是真心的。难道能同李主任开玩笑不成？”

李雪莲说：“那你坐下等等。”说着进卧室去了。陈晓南和刘志春对视了一下，如履薄冰的心情稍觉轻松了一点，同时轻轻嘘出一口气。

李雪莲出来时，手里拿了一张表格，给陈晓南递过去说：“你填一下。”

陈晓南接过一看，上面姓名、单位、款数逐项列出，心想倒挺正视。但再一细看，头脑里轰的一下像着了火，只见那表格还有个栏目是捐赠项目。李雪莲很认真地说：“捐赠项

目这栏你写清是灾区、希望工程还是残疾人事业。”

陈晓南头上冒汗了。刘志春偷拽了陈晓南一下。陈晓南忙说：“李主任我们有些冒昧了。你觉得要是不好帮忙，那就……”说着伸手欲拿包。

李雪莲说：“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老赵见你们把款捐给灾区或希望小学，一定会很高兴。你给他送礼，不就是要买他个高兴吗？当然捐款要自愿，不自愿捐就拿回去。请再坐几分钟，有个问题咱们探讨一下，好吗？”

陈晓南感到实在难受，走又不能，只好屁股坐到沙发边上，硬着头皮听她说话。

李雪莲说：“你花八万买了个副县长，你上去有权卖官时，你也会卖，得把你的投资加倍收回来。这就是说，你起码得向两个人卖官，甚至三个四个。买了你的官的那些人，他上去以后，也会这样做。所以腐败是会滋生繁殖的，一个生两个，两个生四个，四个生八个，八个生十六个，你说如此发展下去，咱们这个国家可怎么办呀？老赵对此很忧虑，我们常探讨这个问题。老赵在常委会上说过一句幽默的话：‘本书记决不卖官！’说句老实话，要赚钱，改革开放之初是有这机会的，我们可以到我老家做生意，赚大钱。但老赵毅然放弃了这种选择而从了政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有老老实实正正派派做官了。你们能理解吗？你们不会觉得我这是官腔大话吧？”

陈晓南硬着头皮点点头说：“您说得对，我们错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李雪莲将包给他们推过来，“请放心，这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包括老赵在内。也就是说，你回去好好努力，若能从正常渠道上来的话，绝不会因为今天的事在老赵

这里卡了壳。以后的事实会证实我没有说假话。”

他们逃也似的告辞出来。

回到宾馆，一进房间，两人竟像经过统一训练似的，来了个相同的动作——同时噤一声倒在自己的床上。两张弹簧床嘎吱嘎吱地颤动了好一会儿，最后一起静止下来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才有了话：

“没治了，志春。”

“好厉害的女人！”

“我们的分析为啥老出问题？”

“简直像白骨精，让人难以辨别。”

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这号事，我更是一筹莫展。”

“完了，至老至死，一辈子就是个乡官了。”

沉默少顷，刘志春坐起来说：“晓南，算了吧，既然没有吃白馍的命，那就安心啃窝头好了。凡事总得想开点。在县里，乡镇书记也不赖了，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。剧团的郭导演，知道吧？凡是在实际利益上互相攀比、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他就出来调解说：‘人家坐轿咱骑驴，心里憋了一口气，回头一看拉车汉，哈哈！比上不足下有余。同志们哪，回过头看看身后的拉车汉吧，一看心里就平衡了。’他这话很有道理。他会画画，把这坐轿、骑驴的事画了好多画，到处赠人，还赠了我一张，我再转赠你吧。你比我更需要它。”

陈晓南依然躺着，两眼毫无目的地望着屋顶，说：“志春，除了送我个副县长，别的东西都治不了我的心病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人家说权、钱、色三者并重，不分彼此，你

却只迷上权。要是玩女人，保证绝对漂亮，优中选优。只有这副县长，我可是爱莫能助啊！”

陈晓南叹了一口气：“咱回去吧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这心情开车？不行不行。说到底还是命重要。我去给你的司机打电话，要他今天下午或明天一早坐班车赶过来。”说罢，不管陈晓南同意不同意，到服务总台挂电话去了。

刘志春挂完电话回来时，手里捏着一张住房卡说：“我又登记了一个房间，一楼 25 号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你是憋不住了吧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的司机可能六点以前赶过来，反正要登记个床位的。”

陈晓南呼地坐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志春，咱已经够倒霉了，不能再添乱了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放心。”

七

司机小王是一早乘班车赶过来的。

刘志春拍着小王的肩膀说：“你辛苦了。你们陈书记有点感冒，不能开车，只好叫你过来了。”

小王说：“不辛苦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嘛。啥时走？”

刘志春说：“吃过饭就走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一刻也不想呆了。现在走吧，饭路上吃。”

小王就赶忙帮陈晓南收拾东西，然后三人一起来到停车

场。

刘志春对陈晓南说：“我坐前面，你在后面坐卧铺，枕头包还能睡一觉。”

一路上，陈晓南侧身屈腿躺在后座，一句话都没说过。这使司机小王误以为病得不轻，以致车进了县城，他一打方向盘，就拐向医院去了。

刘志春忙喊：“小王你开哪儿去？”

小王说：“陈书记病得不轻，上医院看看，开点药吧？”

陈晓南忙坐起来：“不不，回家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用不着上医院。家里有感冒通，吃两片就行了。”

小王这才调过头，将车开到陈晓南楼下。

下了车，刘志春对陈晓南说：“你先回家歇息歇息。现在才九点半，我到局里点点卯。你有事随时打电话。”

陈晓南进了家，干脆脱掉外衣抱了被子睡下了。心情不好，加上昨晚一夜没有睡好，他想先睡一觉。睡下后，又觉想抽烟，就掏了一支烟，趴在被窝里抽。

正在这时，纪兰回来了。进门便问：“小王电话告我说你病了，怎么样，不要紧吧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没病。我是心里不痛快。”

“我估计也是。”纪兰说，“一定是事情办得不顺利吧？情况怎么样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一句话：倒霉透了，啥事也没办成。”

纪兰说：“没办成算了。全县三十万人，有几个当副县长的？不当副县长，人家还不是活得挺好？”

陈晓南没做声，轻轻叹了一声。

纪兰将左腮贴到陈晓南右颊上，轻声问：“想不想？想得厉害不厉害？”因为以往出差回来，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。

陈晓南说：“你不靠近就不厉害。”

“那好。”纪兰忙离开点，“省艺术馆来了两个人，正座谈呢。我担心你真病了，趁解手工夫回来看看。你要是不太想，我得马上回去。”

说罢，就给张三原拨通电话，说道：“你干啥，不是鼓捣着吃什么吧？”

电话里张三原说：“现在早不早，午不午的，吃啥？没事干可也不能老吃呀！有啥事？说吧。”

纪兰说：“正用得着你。晓南回来了，心情不好。我中午陪客人吃饭，你早点过来弄几个菜，陪他喝两盅酒，说说话。米饭有剩的，在冰箱里，炒一炒就行了。需要什么菜，你顺路买上，我这里没买下的，行不行？”

那面张三原说：“最高指示，敢说不行？”

纪兰放了电话，走过来对陈晓南说：“迟饭是好饭，晚上不慌不忙，从从容容，才好仔细体味，行吧？”说罢，赶紧到馆里去了。

中午，有张三原过来，陈晓南的生活自然有保障了。张三原下功夫做了三个拿手菜，又带来了一瓶五粮液。两个正喝酒，刘志春也来了。他手里握着个纸卷儿，展开一看，就是郭导演送他的那张画。

张三原说：“志春快来快来！喝酒喝气氛，你又会说，你来更好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会说也不如这画上说得好。”说着就将画用透明胶布贴到墙上去。

张三原忙去看画。只见画上是—条“Z”形路，路上有人，前面的坐轿，四人抬着；中间的人骑了一头驴，正扭头后顾；后面还有个汗流浹背的拉车汉。骑驴者最突出，占了大部分画面。张三原不明白画是什么意思。待看了上面的题词，才明白其意，走回来说：“这话说得不错！志春你念念，让晓南听听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我已经给他说过了。不过有必要再说一遍：人家坐轿咱骑驴，心里憋了一口气，回头一看拉车汉，哈哈！比上不足下有余。这话多富有哲理性！它告诉我们，应当如何看待名誉地位。比如你陈兄吧，光是看到前面的几位副县长，可你回头看看呀，全县二十六个乡镇，副乡长副书记一百多，他们离你这个位子还远着哪。再看看县级机关，没有职务的人上百，这些人离你的位子更远。当你看到这些人，不也会欣然一笑吗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道理是对的，可实际上行不通。有时候，我也向后看，看过以后也产生点平衡感。可是人的脸不能老扭到背后去，你总免不了要朝前看。这一看哪，前功尽弃，那点平衡感顿时冲得烟消云散。人的思想很怪，常常是自己管不了自己的。”

张三原说：“我一辈子没当官，连最小的官也没试过。可是我不羡慕当官。不当官固然享受不上当官的待遇，可是当官的也享受不上我这种自在。别的不说，光那开会就受不了。人家西方国家就没有那么多会，人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

技，哪样也没拉下，可我们国家就离不开开会，大会套中会，中会连小会，日日开、月月开、年年开，谁能受得了那罪呀！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说错了。搞政治的人，不管水平高低、能力大小，开会功夫却是过硬的。整天在会议里泡，越泡越精神，越泡越有劲，越泡功夫越深。这同你钻厨房是一个道理。你在厨房里一钻就是三四个钟头，那也是一种别人没有的硬功夫。你让我来，我能受得了吗？”

三个人边喝边聊。主食张三原也下了点功夫，做了一小笼烧卖，不管主食还是菜肴，都是张三原的拿手戏。陈晓南说：“不管怎么样倒霉，这顿饭是吃舒服了。”

张三原见陈晓南吃得满意，十分欣慰道：“我这人用处不大，能帮你啥？出谋划策，没那水平；宽心慰藉，又没口才。惟一能办到的，就是能弄点饭菜。想吃尽管说。”

吃过饭，已是下午两点多钟。为了让陈晓南好好睡一觉，张三原和刘志春先后告辞。可是陈晓南却没有一点睡意，爬起来就往单位去了。城关镇不比别的乡镇，藏不住事，在县委县政府的眼皮底下，一有事就捅到领导那里去了。作为一把手，他得盯得紧点，毕竟离开两天多了，总有点不放心。

正走着，百米之外走来一个人。陈晓南一眼就认出是王丕中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，总算又遇到一个朋友了。

王丕中是全县惟一的一个文学创作有点成就的人。从二十岁开始学习写作，现在四十二了，依然写，可以说搞了半辈子了。发表了不少小说，在省里小有名气。其中有一部叫《灰色》的中篇小说，曾引起全国文学界的注意。

陈晓南也是耍笔杆子过来的，当时陈晓南多写报告文学，

王丕中专攻小说，两人常在一块切磋，因而成了朋友。去年王丕中出版了一本小说集，印数二千册，由他包销。他拉回书来后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卖了五百册。还有一千五百册怎么也卖不出去了。压着书就等于压着二万多块钱哪！王丕中急得团团转，毫无办法。陈晓南知道后，找了辆工具车，对王丕中说：“把你的书全装上，我同你出去跑一圈。”王丕中问：“能卖了吗？”陈晓南说：“试试看，估计差不多。”他们跑了几个企业。每到一处，陈晓南说：“咱把话说白了吧，这书你买也得买，不买也得买。丕中写了大半辈子，好容易出一本书，还得他包销。压着他二万多块钱哪！古话说，穷文富武，他一个穷文人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你得让他过日子呀！有钱现付，没钱欠下，就算帮帮这穷写作人吧。”这一说，对方就说：“你陈书记既然这么说，那就少留点吧。”这样跑了九个单位，就把书推销完了。王丕中十分感激，双手抱拳道：“陈兄的恩德小弟永生不会忘记。”打这以后，两人关系密切，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

眼下走来的正是这个王丕中。也是时来运转，县里最近成立文联，王丕中被任命为文联主席，正科级，尽管是从政的人谁也看不上的一个闲职，王丕中却求之不得，如获至宝。文化局给他腾了一间房子做办公室，他是收拾完房子回家去的。只见他手里捏着一个钥匙串儿，边走边旋转着，看得出春风得意，心情颇佳。

“陈兄，是你呀？到哪儿去？”王丕中高度近视，眼镜不怎么管用了，到了几步之外才认出陈晓南来。

“不到哪儿去，随便走走，就走到这里来了。”陈晓南说。

“怎么样，到寒舍一叙？”

“离你家还有一段路呢。你要没事，到大堤公园走走怎么样？”

“有事没事，陪兄散散步，义不容辞。何况咱有些日子没见面了，很想跟你聊聊。”

两人说着，就朝大堤公园走去。

这公园是前几年受过一回洪水的大害之后，县里亡羊补牢，便修了一条千米大堤。沿大堤辟出一条五十米宽的地带，种了许多风景树，修了不少亭台楼阁，还设置了石桌石凳之类，这便成了严武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公园。有人叫沿河公园，也有人叫大堤公园，而公园入口处石牌坊上刻的名字却是河滨公园。

他们来到公园，边走边聊。

陈晓南问：“你还是坚守你的纯文学阵地？”

王丕中说：“守不住了，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。”

“下海了？”

“没，还在陆地上。”

“写通俗的？”

“和你同行，写报告文学。”

“你不是说写报告文学是为别人树碑立传，最没出息吗？”

“形势所迫，清高不起了。”

“什么形势？”

“写小说过不了日子。”

“报告文学稿费多？”

“稿费倒不多。”王丕中站住了，好像要告陈晓南一个秘

密似的，“我搞的是有偿报告文学，你写报告文学那会，还没这提法，是最近几年才有的。比如，我跟某刊物联系好，要给你城关镇写一篇报告文学，你城关镇就得给刊物两万块钱。事成之后，刊物给我抽百分之二十的回扣，叫联系费。两万块就抽四千，加上万把字的报告文学稿费三百元，就是四千三。假如我写万把字的短篇小说，按千字三十元算，得写十几篇啊！你看这经济效益的差别有多大？”

两人又迈步往前走。

陈晓南说：“账倒算得不错。问题是企业愿意出这个钱？”

“你写他，他就愿意出钱。”

“他同意让写吗？”

“出的是公家钱，树的是个人碑，哪有不愿意的？我今年已写过三个企业了，收入一万多，可观吧？”

陈晓南点点头。

王丕中又说：“人所追求的，无非是物质的和精神的。这物质有满足的时候，精神却是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何况咱们这些厂长经理们，精神仓库还空空如也，给他往里装点东西，他能不同意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这话倒也有点道理。至少理论上是对的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。比如咱们县委的柳书记吧，扶贫工作抓得好，受到市委、省委的表扬，这你知道。那天我到家里找柳书记，我说给杂志社出上一两万块钱，就扶贫工作写篇报告文学吧。柳书记说，一两万块钱倒是小事，只是文章要涉及到我，我得考虑考虑，你过几天再过来一下。而且对我特别热情，烟茶水果招待不说，临走时还用报纸裹

了一条中华烟，塞到我手里。我从他的态度，就可以知道他心里已经接受了。只是这人做事稳，想和常委们通通气。我想不会有哪个常委有异议。所以这事肯定能成。”

陈晓南点点头：“那你就写吧。这个有写头。”

王丕中猛然止步，抓住陈晓南的肩膀一推，说道：“我又有个新想法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什么想法？”

王丕中说：“这篇报告文学要么由你来写，怎么样？你要是顾不上，我写，你改，最后署你的名也行。”

陈晓南有点奇怪：“啥意思？”

王丕中说：“我写只是为了挣点钱。你写，可以趁机讨好柳书记，对你的仕途会大有好处。这样的机会，千载难逢啊，陈兄！”

陈晓南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脑子里立刻就有一条新的升迁之道出现——他写了报告文学，博得柳书记的欢心，于是下功夫举荐他，赵凯呢，认为县委举荐是公事公办，正当渠道，便接受了这种举荐，于是他便补了副县长的缺。

王丕中问：“怎么样？是不是还不明白我的意图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该怎么样说呢？说些感谢的话吧反而见外。这么表述吧：你的无私与真诚，很可能会帮助我解开一个愁疙瘩，对我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。我想回去考虑考虑再回你的话，怎么样？”

王丕中说：“你明天告我句准话。如果同意，一开始就插进来，咱一起去找柳书记说定这事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好好，明天给你准话。”

八

两人分手后，陈晓南脚步匆匆地赶到镇政府去。一到单位总是有事。秘书拿来一份会议通知，是县委于下月上旬召开的一次精神文明建设会议，还得准备材料。妇联主任张梅也见缝插针，汇报了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几个问题。他就把镇长郭友和副书记贾文叫来研究安排，不觉已到下班时间了。

陈晓南回家时，纪兰已回来了。她见丈夫的情绪有所好转，就扳过丈夫的头来，在额上轻轻吻了一下说：“中午陪客人吃饭时，我还想，也不知道我的大宝贝怎么样了。三原来过没有？怎么样吃的？”纪兰称女儿是小宝贝，丈夫是大宝贝，这是他们两人私下才用的语言。

陈晓南把中午的情况细细说给纪兰听。纪兰放心了，高兴道：“三原是个踏实人，靠得住。那晚上怎么样吃，我马上动手。”

陈晓南说他中午吃得太饱，一点都不想吃。纪兰说她也不想吃。两人商量了好一阵，达成一致，使晚饭吃得十分简单：做了两碗蛋汤，把中午剩下的几个烧卖热了一下就着汤吃了，就算完成了一顿晚餐。

饭后自然是看电视。作为乡镇书记陈晓南，新闻联播必须看。新闻联播一完，接着就是本省新闻，也是必看的。看完本省新闻，已是八点了，有时间看看别的节目，没有时间就不看了。除了特殊情况，每天莫不如此。

纪兰和丈夫不同，一般不看新闻。新闻联播时，她正在

洗锅涮碗，洗涮完再做点别的家务。她是从八点开始看，一般要看到十点半到十一点。特别是对于她选中的电视连续剧，每天必看，雷打不动。可是今天有点特别，还不到九点，就问丈夫：“今天早睡吧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早睡吧。”

纪兰问：“几点？”

陈晓南答：“九点。”

纪兰当即关了电视，到卫生间冲澡去了。丈夫说，她的身子简直是冰清玉洁，她越发要做到白璧无瑕。她说话算数，记着“迟饭是好饭”的许诺。她要尽量使丈夫快乐。她相信男人在这种快乐中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

陈晓南想早睡，倒不完全是这方面的考虑。他脑子里装着问题，需要好好想一想。他觉得熄灯以后躺在被窝里的时候脑子最活跃，这是耍笔杆子那会构思文章形成的习惯，因而就把写报告文学的问题安排在这个时候来决定。

夫妻间完事之后，纪兰像一只跑累的小鹿，伏在陈晓南臂弯里不动了。陈晓南因势利导，像哄孩子睡觉一样，轻轻拍着。待纪兰熟睡后，便一转身，单另盖了一张被子，开始考虑自己的事。这事在脑子里装了半天，已倾向于抓住这个机会干。但鉴于近来错误分析估计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，他不敢粗枝大叶、简单从事了。他重新审核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与可行性。他从王丕中关于物质与精神的那几句富有哲理的话审核起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的灵感闪现，思路从县委柳书记那里一下子跳到市委赵书记那里。柳书记只有建议权，赵书记却有决定权。柳书记扶贫值得一写，赵书记修路更值得一

写。一位厅级领导，能动用公款而不用，自己掏钱修路，啥思想？啥精神？中国能找出几个来？一高兴便喊出声音来：“对对对！好啦好啦！”

纪兰被惊醒，忙推丈夫：“晓南！晓南！”

陈晓南竟没感到自己的失态，反问：“纪兰，你咋啦？”

纪兰说：“你怎么啦？怎手舞足蹈的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我高兴！”陈晓南说着，一翻身压到纪兰身上。纪兰以为他高兴了要撒欢，忙来个快速反应，欣然迎战。不料陈晓南又一骨碌，滚到那边去了。原来他是冲着床头柜上的电话机的。

“喂，志春吧？”陈晓南对着话筒喊。“你干啥？正看电视？不要看了，快到我家来，我有新的发现！对，给三原拨个电话，一起来。”

放下电话，陈晓南又要采取同样的办法滚回自己的位子上去，不料途经纪兰的身子时，被纪兰两臂一箍，动不了啦。

纪兰问：“啥发现，你快告我！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发现了行贿的一种最好方式，最高手段。具体情况等他们来了一并讲，免得我讲两遍。快起吧，他们都没睡，骑车几分钟就到了。”

十分钟之后，刘志春和张三原已坐在陈家的客厅了。陈晓南忙给他们倒茶。刘志春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晓南你别忙，喝水我们自己倒。你快说到底有什么新发现？”陈晓南把下午遇见王丕中以及王丕中提出给柳书记写报告文学，一下子想到给赵书记写报告文学。这比拿上几万块钱送他更高明，更保险。”

“就这！你写啥？”刘志春问。

“写修路，修你们村那一段路。很生动，很有写头。”

“噢！”刘志春也有些兴奋了，“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呢？”

张三原说：“你写，也许人家还不用写呢。会不会是剃头挑子，一头热？”

纪兰说：“我也担心呢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如果说，我给你们打电话之前，还是就事论事的话，现在已经提升到理论上认识了。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理论来源于实践，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。不会有错的。我问你们，这行贿可有几种形式？”

三人谁都答不上来。纪兰说：“你不用考我们了，快说吧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看不外两种。用钱财贿赂的，叫物质贿赂，用非物质贿赂的，叫精神贿赂。精神贿赂，你们可听好，古往今来，早已有人使用，但谁都没有提到理论上来高度概括。这是我的发现！我的发明！我的专利！”

刘志春说：“这提法倒挺新鲜！”

陈晓南说：“不只新鲜，而且也威力无穷。我们看过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，无德无才的和珅如果是拿钱财贿赂乾隆皇帝，行吗？他就是搞精神贿赂，满足了乾隆的精神需求，乾隆才将他视为心腹，不离左右。老百姓有句话：溜须鬼走遍天下，刚直人寸步难行。溜须拍马的人为啥吃得开，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精神贿赂的法宝。怎么样，相信我这理论吗？”

面前的三个人，老是做陈晓南说教之下的信徒。此刻他们已深信精神贿赂是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了。刘志春问：

“这摇笔杆子的事，我们怎么才能助你一臂之力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下你们村采访时，需要你一起下去走两天。采访以后，就得靠王丕中帮助了。临时有啥事，我再找你们。”

刘志春站起来说：“这事我跟着你跑草鸡了，害怕了。但愿这回成功吧！”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陈晓南就去找王丕中。

王丕中在文化系统根本分不上房子。因为他在省里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，外来客人常有问起王丕中的，县领导觉得是一种荣耀，感到自豪，这才引起重视。在一次常委会上，说到住房时，十分珍惜重视人才的组织部长老王说，王丕中的房子应当解决一下。三口人住一间房，趴在锅台上写作，有点说不下去了。再不解决就是我们的一种耻辱。书记柳北说，老王的话很对，这是个特殊人才，可以特殊对待。杨明出面解决一下。杨明是常委、宣传部长，他很是下了一番功夫，才从外贸公司腾下的旧平房中，给王丕中解决了三间，又是一个小院。从此王丕中鸟枪换炮，一间做卧室，一间做客厅，一间做书房写作间，宽宽敞敞，很像个样了。

陈晓南敲门时，王丕中正在他的书房里拿着蝇拍追打苍蝇。开门一看是陈晓南，忙说：“陈兄请进！”

陈晓南进屋后，在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了。王丕中忙着要泡茶，陈晓南说：“快别忙了，刚吃了稀粥，不想喝茶。咱说事吧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那你抽烟。好，你说吧。”

陈晓南吸上一支烟之后，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，也就是昨晚对刘志春他们说的那番话，又细细陈述了一遍。

王丕中听了，激动异常，大拇指一翘，喊了一声：“高！”接着又说：“所以说高，其一是写作对象由县委书记提升为市委书记。有头脑，有眼光，不愧为是搞政治的。其二，你把我说的官们关于精神和物质需求的那番话，概括升华到理论高度，提出精神贿赂，太妙了！凭你这脑瓜子，凭你这能力水平以及为人处事，干个县委书记，也是响当当硬邦邦的。当然还有一个条件：如果不搞腐败的话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老弟你说，我这镇党委书记怎么样？腐败吗？”

王丕中说：“没说的，口碑挺好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所以说，尽管我们把写作报告文学当做一种精神贿赂，好像动机不纯，但绝不同于官场上行贿买官的那种坏人。好，咱不用自吹自擂了。还说咱们的事。你说怎么干？你是内行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你也不外行。你说吧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你毕竟是从事写作的。你说。”

王丕中略略思索一下说：“第一步是下去采访。第二步根据内容多寡决定写中篇还是长篇。第三步搞一个内容简介和一个较详细的写作提纲。第四步，到省里跑一趟，如果是中篇，确定由哪家杂志发表，要多少钱；如果是长篇，由谁家出版，需多少钱。第五步是正式动笔。你看行不行？哎对了，这中间恐怕还得同市委赵书记见见面，你看需要不需要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当然需要。我看就搁在同省里联系之后、动笔之前，这样咱们的计划以及联系的结果就可以向他汇报。他要同意，咱马上动笔。他要不同意，甚至很反感，咱就不能写了。可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，顶多是白采访了一回，这对

一个作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。”

王丕中表示同意。两人都觉得应当抓紧时间，说干就干，把下去采访的时间定到明天。

下午，陈晓南到单位找镇长郭友坐了一会儿。陈晓南说：“我过去是摇笔杆子的，现在老瘾复发，又想写点东西，先得出去采访两三天。回来写时也得费点时间。我不在时，你就把工作抓起来。别人问起来，随便捏个什么理由敷衍一下，不要说我写东西。”

郭友原是副书记，在升任镇长的事上，陈晓南出过大力，因此感恩不尽，服服帖帖。现在听陈晓南说要写东西，就说：“你只管放心走，有什么大事，我会找你的。你既然又要写东西，说明对你一定是有用的，甚至是意义重大的。那你就干去，别的忙帮不上，这事我一定成全你。”

陈晓南没再说什么，只伸手在郭友肩上重重拍了一下，多少意思全在这不言之中了。

九

下西后庄的三天，是紧张紧张的三天。白天在村里采访，晚上回乡政府住宿，并采访乡里干部。他们从干部和村民嘴里掏出很多感人的事件、动人的情节。修路那一年，西后庄又被定为赵凯蹲的点，他平均每月都要来村里住一两天，因此不仅修路，村里的其他工作都能同他挂上钩。那事件自然就多啦，陈晓南和王丕中每人都记了厚厚一本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搞到不少文字资料。因了赵凯的缘故，乡政府对修路格

外关心，成立领导小组，派一位副乡长任总指挥。领导小组出了三十多期筑路简报，现在一期不少，他们全拿到了。那位任总指挥的副乡长有个记日记的习惯。他那厚厚的三本日记也无偿地提供给他们参考。

回来后，他们的心还久久不能平静，那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话依然萦绕在耳畔：“俺知道赵书记是党里人，党里人不兴讲迷信。要不，我真想立个牌位，每天为他烧香呢。”陈晓南脑海里每当出现老人说这话时的神情，心里就不由得一动。他们就是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在王丕中的书房里钻了两天，一天是翻阅那些简报和副乡长的三本笔记，一天是分析材料，列出一个十五章的提纲，每章计划一万多字，总字数二十万左右。

接下来该确定书名了。王丕中说，有了书名，就能同出版社联系了。两人各提出几个，正在比较、犹豫，难于抉择时，纪兰找上门来。

纪兰说：“晓南，郭友在办公室等你，有要紧事，要你马上去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什么紧当事，他没说过？”

纪兰说：“说是魏省长明天来视察工作，要你回去准备汇报。”

陈晓南懂得事情的轻重，忙说：“这就啥话也别说了，我得赶快回去，不敢延误。我得忙乎两天了，丕中你就到出版社联系去吧。等你回来时，我也没事了，咱再接着干。书名你临时定一个，要是不理想，以后改也来得及，我走了。”

省长下来视察，对一个乡镇来说，简直是惊天动地的大

事，由此在每个人心里引起的紧张，也可想而知。令人担心的是，如果省长在这里发现什么问题，批评一通，自己难堪是小事，给县里、市里丢了人是大事，以后就有挨不完的批评，看不完的脸色，升迁就更无望了。

好在陈晓南还能沉得住气，他内紧外松，有条不紊，使大伙有了主心骨，心里面就不怎么紧张了。他首先召开全体人员会议，把工作分成汇报和接待两块。因没有吃饭住宿问题，接待工作也简单，无非是准备点好烟，摆放些水果，布置会议室，打扫室内外。这一块，陈晓南对妇联主任张梅说：“除我们几位，所有人全交给你指挥。有啥困难，你事先找我，如有什么失误，我可要拿你问事，从现在起，一直到领导离开，要坚守岗位，好，领着你的人去吧。”

张梅带人走后，会议室就留下书记、镇长们，共六人。陈晓南说：“汇报也分两个方面准备。由我主讲，这个我准备。但你们还是招架着，万一首长秘书要文字材料，你也得有。所以，工作照以前的分法，分成五个方面，你们每人负责准备一个方面。从现在开始准备，下午四点通材料，晚上加班打印。这方面由郭镇长负责，遇到什么事情找他商量，尽量不要打扰我。怎么样？这样安排行不行？”

郭友说：“挺好，就这样准备吧。”

陈晓南问：“说没说明天几点到咱们这儿？”

郭友说：“大约是上午十一点左右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汇报由我主讲，但不是你们就没事了。根据你们各自准备的材料，该插话就插话，特别是我遇到难堪时，你们很快设法解围。不要怕，胆大点。”

郭友说：“只要你不怕，我们大伙就稳住了。到时随机应变吧。”

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，魏省长准时到达。一辆面包车开路，五辆卧车随后，浩浩荡荡开进镇政府大院，停放成一排溜儿。

省长魏宇清下车的动作很敏捷。戴了一副黑色宽边眼镜的瘦长脸，十分严肃，有拒人千里的感觉。据说在常委会上，他是惟一敢同省委书记据理力争的人，因此威信挺高。

现在，接待人员还没有来得及指引，魏宇清就径直往会议室走去。进了会议室，自己找个位子坐下，别人再怎么说不挪动了。县委书记柳北将陈晓南和郭友给魏宇清作了介绍。陪同的市长杨学中就说：“魏省长，是不是让镇党委书记……”

魏宇清一摆手打断了，说的却是另外的话：“我见公路边上有几处都堆放着化肥，有一处农民正往村里背。为啥不用汽车而要背呢？是农民有这背的爱好吗？”

大家见魏省长脸色不对，都不敢吭声。

魏宇清问：“全县不通公路的村有多少？”

柳北略思索一下说：“大约有一百来个村庄，占行政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。”

魏宇清说：“你不用大约了，这个比例不实。他们哄你，你再来哄我。你下去核实一下，到底有几个村子，实实在在占到百分之几。我要真实数字，如果有假，我要撤你的职！”

柳北连忙应诺：“是，是。”

魏宇清说：“不抓基础设施建设，电不通，路没修，有多

少农民群众还被封闭着，还在从事原始的体力劳作，怎么发展生产？怎么致富？市委市政府的父母官们为啥不着急？县委县政府的父母官们，又干啥去了？”

没想到这位省长会在乡村公路建设上来个突然袭击，对县、市两级领导如此严厉的批评。官大一品压死人，市长杨学中和县委书记柳北陷入难堪境地，其他人更是一声不敢吭。

谁都没想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陈晓南说话了。他是想起西后庄那八十老翁的话，便说：“我作为一个下级，深深感到县市两级的领导们对此十分着急，并作出表率……”

魏宇清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不想听空话，我要的是实际行动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讲的就是行动。市委书记赵凯同志前年在西后庄包点，群众想修路，但苦于钱不够，赵书记想群众所想，急群众所急，本来有权动用公路建设款项，却没有动一分，而是自己掏了四万元，将一条十华里的路修通了。一条路带动了全村富。村里的红枣、山药蛋可以大量向外销售，村民一下子富了一大截子。群众很感激赵书记。县委呢，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大做文章，柳书记把我们派下去调查采访，要出一本书给各乡镇发下去，以此发动大家掀起一个乡村公路建设的高潮。魏省长你明年再来看一下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”他这话有真有假，说赵书记掏钱修路是真的，说柳书记派他们下去是假的。意在为柳北解围。

陈晓南一席话，说得魏宇清的脸色缓和下来，并多少有了点笑意，说：“这么说，是我缺少调查研究了。请老杨转告赵凯同志，群众感谢他，我也感谢他。至于县委，你们是抓

得有点晚了，但晚也比不抓好。这样吧，给你们两年时间，两年以后，我再来，怎么样？”

柳北说：“好的，我们要把魏省长的批评当做动力，把这项工作切实抓好。”

尴尬的局面彻底扭转了。陈晓南趁此机会，忙说：“下面是不是把我们城关镇的工作向您……”

魏宇清一摆手打断了：“你不用汇报我也知道你们的工作很好。第一，你城关镇，各方面的条件本来就比下面的乡镇要好得多；第二，我的行动路线是县里定的，你们的工作要是不好，他们就不会让我来了；第三，你是事先得到通知，精心做了准备的。你看，条件本来就不错，工作也还可以，再加上精心准备，这汇报能错得了？所以我不听了，希望你们能按汇报中说的，落到实处就行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们一定照您说的办。”

魏宇清又转向市长杨学中：“老杨，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，都是按县里指定的路线跑，我照顾了他们的情绪，每一个地方都去了。从今天下午起，我想有点自主权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希望他们也能照顾我的情绪。你仲裁一下，这样行不行？”

杨学中说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要去哪里，告柳北就行了。”

柳北忙问：“魏省长想去哪里？”

“我不告你。”魏宇清半开玩笑半认真，“我要告你，你一个电话下去，那些乡镇干部们就甭想吃午饭了。再者，他们事先知道了，又要编造汇报，甚至布置一些假现场。我想听真的，看真的，所以恕我预先不告。”说罢，站起来就走。

陈晓南追出来，追到汽车跟前，说：“魏省长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”

大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都紧张起来。市长杨学中和县委书记柳北向他使眼色，制止他。魏宇清的秘书的目光更是一种严厉的责备，同时一伸胳膊将他往开推了一下。

魏宇清问：“啥事？”

陈晓南不管不顾地说：“我前面说过，县委柳书记布置让我们写一本修路的书，我想请您题词或题写书名。”

又让陈晓南碰对了。魏宇清喜欢书法，写得一笔好字，因此满口答应了：“咳，你这个年轻人，真是点滴不漏，临上车还要给我布置点任务。好吧，今天晚上看完新闻……八点钟，你到我房间来。”

陈晓南高兴道：“谢谢魏省长！”

小车跟着面包车，一辆接一辆地开走了。

大伙都松了口气。继而朝陈晓南围拢过来。镇长郭友说：“晓南，你今天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，给市长、县委书记解了围。”

妇联主任张梅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当市长县委书记身陷重围时，却让一位小小的镇党委书记救了驾。陈书记有两刷子！”

郭友又说：“对你也有好处。这样一来，你写书不只县委会大力支持，市委也会支持，你就放手干吧。”

陈晓南微笑着点点头对大家说：“昨晚加了班的，下午不用来了，在家休息。大家回家吃饭吧。”

十

陈晓南被纪兰叫走以后，王丕中不等妻子下班回来，就自己动手做饭，要赶下午一点钟的班车到省城。

吃过饭，王丕中准时赶到车站，登上开往省城的依维柯班车。五点多到达省城，在出版社招待所住了一晚。第二天上午一上班，就去编辑部，联系好出书事宜，又到书籍超市买了几本书，赶下午三点返回县城，在车站给陈晓南拨通了电话：“喂，晓南兄吧？我是王丕中。我回来了，在车站给你打电话。我去给你汇报一下情况吧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离我家太远，你直接回家吧，我去你那里。马上去。”

陈晓南放下电话，就往王丕中家去。两人几乎同时到达——王丕中进了家刚刚洗了把脸，陈晓南也敲门进来了。

王丕中说：“陈兄好运气，一切顺利。跟出版社说好啦，印两千册，由咱们全部包销。需款三万元，其中包括稿费六千元。这稿费咱们汇款时可以扣下，也可以全额汇去再返回来。关于交稿时间，我计划速战速决，每人每天五千字，二十天可完稿，最后文字上由一个人统一过上一遍，加上打印，有十天行了。这样从明天算起，一个月就可交稿。你那面怎么样，省长视察的事应付了没有？”

陈晓南就把上午接待魏省长的情况细细给他讲了一遍。王丕中听了高兴道：“你把这事公开了？公开也好，这一下县委就得支持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还有一件东西，你看看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两张纸，上面写着“富裕之路”四个大字，楷书行书各一张。

王丕中问：“这字好！谁写的？书名定了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请魏省长题的，书名就是它了。”

“真有你的！”王丕中高兴得叫起来，“你怎么想到让他题写书名？太好了，这是一支令箭，有了它，我们就会畅通无阻！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也是急中生智，突然生出这么个想法。那魏省长脾气怪，很不好说话，我是做好碰钉子准备的。没想到一提出来，倒挺痛快，而且写得也满认真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出版社那面，联系挺顺利。你这头，又弄到省长的题字，真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该庆贺庆贺。晚饭在我这儿吃，咱们痛痛快快喝上几杯。”

“是该庆贺。”陈晓南说，“不过不给夫人添麻烦，到外面去。还有两位朋友，一块热闹热闹。这样吧，我出去通知人，你六点钟直接到欢乐酒家。”

王丕中道：“家里要有电话，你就不用出去通知人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等这个任务完成后，我给你安一部电话。不就是三千元！”说罢，匆匆出门去了。

六点一刻，四人在欢乐酒家聚齐。刘志春同王丕中是熟人，王丕中在成立文联以前，先到剧团搞过一段编剧，后又调到文化馆搞创作，同刘志春已是老熟人了。只有张三原同王丕中不太熟，陈晓南从中作了介绍，然后说：“今天我们四友相聚，我说庆贺放在其次，因为以后会是一种什么结果，还很难说。今天相聚，又是在欢乐酒家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今

天先乐一乐。我做东，我已给老板讲了，只要是他有的，不说贵贱，捡好的上。我不用你们点菜，就是怕你们为我省钱。钱该花就得花，不要多想，尽情地喝，尽情地吃，尽情地乐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陈兄如此慷慨待友，我等不胜感谢。只是对前途有点太悲观了，为啥不能庆贺？这本书一出来，县、市领导都满意，对你岂有不重用之理。再说，我读过不少相术方面的书，不能说精通，但也看个八九不离十。依我看，陈兄官运还不错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你给看看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面相我早留心看了。陈兄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基础相比较好。另外，相好看，色难辨，观相全在于辨色。色者，气色也。气色挺好，印堂发亮，必有升迁之喜。陈兄伸出左手让我看看。”

陈晓南将左手伸过来。王丕中看了看说：“陈兄，没问题，依我看，近期就有升迁之相。三年以后，还要升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来丕中，给我和张兄看看。”说着就把手伸过去。

王丕中将两人的手都看了，又瞧瞧面部，说道：“刘局长官运平平，三年后有一次机会，可能会动动。张兄官运不行，但财运不错，正行中财运，成不了大款，但也进项可观，比普通人强得多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丕中不愧是写小说的，编得不漏痕迹。陈兄近期要升，三年后还要升，就是说，三年以后起码是正县级了。我呢，三年以后有一次机会，这不就等于说，陈兄手中有权了，我就可以动一动了。你看编得不是合情合理吗？”

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陈晓南说：“其实，自己的命运自己最清楚。你们听说没有，社会上传着五等官运的说法？一等官运：贡献特殊，成绩突出，层层封赏，加官进爵。二等官运：朝内有人，无须操心，到时要上，乌纱现成。三等官运：低三下四，跑腿费舌，死乞白赖，事终有成。这就是跑官了。四等官运：升迁无望，原地不动，只好金钱开道，去换得一官半职。这就是买官了。五等官运：力没少费，钱没少花，机关算尽难成事，命运不济一场空。拿这五等官运衡量下，要按丕中说的，咱该是一等、二等运，坐在家里，就有乌纱帽送上门来的人了。其实，咱一无特殊功绩，二无靠山后台，三无空跑成事的本领，充其量也是个四等运，掏钱出血的把势，闹不好就滑到五等去了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怎么也成不了四等，你这不用掏钱买。你不是说，这叫精神贿赂吗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这精神可是物质换来的。这出书的三万元可得掏呀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柳书记支持一下，还用你掏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让柳书记想办法，不是没可能。但我不想那样做。咱应当把事做得干干净净，光光溜溜，不留下尾巴让别人揪。”

刘志春说：“陈兄的考虑也对。中国的事就是这样：不提拔没事，一提拔，就有人告状，还是不留把柄为好。”

这时服务员开始上菜。他们就一面喝酒，一面说话。反正在一个小包间里，没有外人，谈吐可以放开，无所顾忌，一顿饭吃了差不多三个钟头，到九点钟才结束。

陈晓南回到家，已有几分醉意。见纪兰睡在被窝里看电视，扑上去就亲。纪兰叫道：“哎呀，你喝了酒，我呛得受不了。你想干啥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想乐一下。明天上林中，找赵凯没那么容易，也许得住下等个好几天，你不想我？”

纪兰就跪起来帮他脱了衣服，把他安顿在被窝里。待她到卫生间简单冲洗了一下回到床上时，陈晓南已是鼾声大作

了。

陈晓南一觉睡到第二天八点钟。纪兰上班去了，饭留在锅里。他洗了脸，吃过饭，给镇长郭友打了个电话，就叫车到林中市去了。

到了林中宾馆时，登记的房间是 215 号。待服务员开门时，他才知道又是上回住的房间。他感到住这儿太晦气，就到服务台换房间。人家问为啥换，他说不为啥，反正住那里不得劲。服务员只好给他换成 217 号。

一进房间，陈晓南就给赵凯的司机小孔打呼机。少顷，小孔回过电话来。陈晓南说：“小孔吧？我是陈晓南，对对，刘志春表哥。我找赵书记有公事，他在不在办公室？”

小孔在电话里说：“今天不行，上下午全在精神文明会议上。看明天吧，明早七点左右你给我打电话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好好，谢谢你小孔！”

等是难熬的。好容易挨过白天，又挨过了晚上，第二天早上一到七点，他就打电话到小孔家。小孔说：“老陈，今上午有希望。赵书记上午十点前在办公室。十点钟要到什么会上讲话，你要找，必须在十点以前，先跟秘书说好。秘书叫

王容，在赵书记办公室的外间办公。”

陈晓南高兴道：“谢谢你，小孔！”

八点一刻，陈晓南敲门进了赵凯办公室。

秘书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给赵书记汇报工作。”

“你是哪儿的？”

“严武。”

秘书进入里间。少顷出来说：“进去吧。有啥事干脆点，书记很忙，过一会儿还要到妇女会上去。”

陈晓南点点头走进去。

赵凯正在批阅文件，抬头一看，说道：“你是那天到我家的刘什么春的表哥吧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是哩，刘志春的表哥。”

赵凯客气地站起来说：“请坐吧。茶几上有烟，自己抽。”

陈晓南坐了，说道：“赵书记，今天来给你汇报一件事。”

赵凯说：“什么事？请讲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你包过点的西后庄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与你包点，特别是个人出钱修那条路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的惊人之举在西后庄以至全县产生了很大的震动。为此，我们想把这事写出来，写成一本书……”

赵凯一伸手止住陈晓南的话。市长杨学中回来讲过魏宇清省长的批评，也说到城关镇的一位党委书记如何解围，使魏宇清由批评变为感谢。但杨学中并没有记住那位镇党委书记的名字。即使说了他也对不了号。现在听陈晓南说到写书的事，他估计在魏省长面前为他们解围的可能就是面前这一位。

于是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上次说过，我忘了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陈晓南，耳东陈，拂晓的晓，南北的南。”

赵凯说：“你在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我在县城关镇，任镇党委书记。”

赵凯又问：“关于写书的事，你在哪位领导面前讲过没有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讲过。前天魏省长到我们镇视察时，批评咱们对乡村公路建设抓得不力，我就举了你的事迹。我是实事求是，没有一点夸大。钱是你出的，哪位地厅级领导个人掏腰包，有过这样的境界？群众感激涕零，赞语不绝，也是实实在在的，我去调查了三天，我是有发言权的，不仅把群众的反映记下来，还录了音。我讲了以后，魏省长脸色缓和下来，说群众感谢他，我魏宇清也感谢他，请杨学中同志转告赵凯同志，可能杨市长还没来得及转告你吧？”

现在已经证实，在上司面前敢于仗义执言，为自己表功解围的人，正是面前这位陈晓南。同样是这个人，他跑到老家捐碑上礼的举动，曾使他警惕过。但现在看来，即便动机不纯，比如想升迁调动之类，在当今社会上又算得了什么？哪个人没有这种想法？何况他毕竟是老父亲的学生，其中的师生情谊也不能完全排除。

这样进行一番辨别剔除之后，脑子里留下来的就成了纯粹的好感。他敢说话，连市长和县委书记都俯首挨批，他却敢仗义执言；他脑子反应快，口才也赶趟，把话说到最需要说的节骨眼上。看来这是一个能力极强的年轻人。

这么想着，就说：“你找我汇报什么？就是写书的事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因为书里必须写到你，不能不给你汇报。”

赵凯说：“我的意见是，不要写我，写下面的干部群众，这我支持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如果不写你，我就不写这本书了。这本书存在的价值，就是因为你。一个市委书记，本来有权支配公路建设款项，一句话几十万几百万就下去了，可你没有，而是个人掏钱，帮助村里修路，而且以路带动各项工作，使村庄发生巨大变化。这样的市委书记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不是我孤陋寡闻，就是他魏省长也举不出第二个来。所以我建议赵书记，不必要过于谦虚，过于谨慎，该说就要说，该写也要写。比如前天吧，如果我们不说，就挨冤枉批评，何苦呢？”

听了这几句话，赵凯感到心里十分舒服。他在西后庄的所作所为，应该说是他从政以来的一个得意之作。他倒不是以此沽名钓誉。但是，领导者率先垂范总应当引起应有的反响。有反响就说明起到了作用。事实上却是没有什么反响。他认为，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麻木，对无私精神的蔑视。为此他曾内心隐隐不快。现在面前这个年轻干部，使他的不快一扫而光。但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，他没有浅薄地喜形于色，微微摇了摇头说：“还是不写我为好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赵书记，我觉得你太谨慎了。你的事迹群众赞扬，领导认可，还有啥顾忌的？”

赵凯笑问：“你说的领导是指魏省长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是呀！他不只是口头上认可，还有亲笔写下的。”说着从包里取出魏宇清题写的书名，起身给赵凯递过去。

魏宇清的题词报纸登过不少，赵凯认得这“富裕之路”四

字不管是楷书还是行书，确是魏宇清手迹。他细细看过之后，就给陈晓南放到茶几上来，见陈晓南没动烟，抽出一支给了他，便向外间喊：“小王！”

秘书王容进来了。

赵凯说：“中午你陪晓南同志在宾馆吃饭。”又对陈晓南：“中午我也陪客人吃饭，还能见面的。”

这时，一位女干部进来请赵凯到会了。

中午，王容陪陈晓南在宾馆餐厅 5 号小包间用餐。吃到中间，赵凯端酒杯过来了，同陈晓南碰了一下，喝了半杯，陈晓南在饭前就想到几句该说的话，忙趁机说：“赵书记，你从政有三十年了吧？一定还有许多闪光的东西别人不知道，当然我更不知道。我想等你退休以后，好好回忆一下，写一部传记。如果赵书记不嫌我笔拙，我一定替你写出来。”

赵凯说：“这是后话了，先说眼前吧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眼前这个任务只要赵书记支持，我有决心有信心完成好。”

赵凯说：“我讲六个字，你记住。少写，淡化，低调。也就是说，可以写，但涉及到我，篇幅要尽量少；事迹不渲染不夸张，要淡化；提法上切不可过头，宁低勿高。书稿出来后，我想先翻翻，行吧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没问题，稿子打印出来，首先送您过目。”

赵凯端着杯子又陪客人去了。王容忙同陈晓南碰杯：

“陈书记，祝你成功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十一

陈晓南从林中回来的当天下午，就找县委书记柳北汇报。柳北对陈晓南的“救驾”十分感激，正考虑采取一种什么得体方式向这位下级表示感谢，正好陈晓南找上门来汇报，他就决定以支持写书的实际行动给以回报。他首先给陈晓南准了两个月假。并当即打电话给镇长郭友，要他在两个月之内全面主持工作。

陈晓南请了两个月的假，就一心一意写书去了。他同王丕中又将章节提纲由粗到细过了一遍，然后分了工，王丕中写前八章，他写后七章，两人各在自家的书房奋战。为了联系方便，陈晓南出钱，给王丕中家里装了一部电话，这样随时可以研究写作中遇到的问题。进度也不慢，两人每天差不多各写四千字，齐头并进，进展顺利。

动笔之后的第三天晚上，王丕中打过电话来，两人交谈了一会儿：

“陈兄怎么样？写进去没有？”

“进去了。我被赵书记的事迹深深感动了。我想，即使是一个小乡官，只要像赵书记一样被群众牢牢记在心中，比一个平庸的县官要有价值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很对。官不在大小，看你怎么做。古人有‘小官大做，热官冷做，闲官忙做，俗官雅做’的说法。你讲的就是小官大做了。好，预祝你当个好县官！”

“丕中，我都不想那县官了，真的！我想的是如何把书写

好。”

.....

官场的事也真说不清。陈晓南心情迫切地携巨款去求官时，到处碰壁，求而不得。如今不想它了，它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面前。

县政府一位副县长到龄，补其缺已提到县委的议事日程。作为县委书记的柳北，他当然愿意提拔一位本县干部上去，但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县里推上去的人很难批得准，往往会外派一个副县长来。这一回，柳北瞄准了陈晓南。他救驾有功，又正在为领导写书，有这两张王牌，推荐上去百发百中。于是，柳北利用开会期间，将推荐陈晓南的意见口头向赵凯作了汇报，赵凯答复道：“如果你们认为不错，回去按程序办。”柳北心中有数了，回来在常委会上研究之后，决定在各乡镇书记、县级机关一把手当中搞民主推荐。并把消息悄悄告给陈晓南。陈晓南就骑自行车转了一圈，给各部局的一把手打了招呼，并给乡镇书记们通了电话，要他们关照。加上柳北也做工作，民主推荐进行得很顺利，共推了三人，陈晓南得票第二。县委就取了前三名一起向市委上报。五天以后，市委组织部就派下考察组，对三个人考察了四天。第五天考察组刚刚回到市委，赵凯就催要考察报告，逼得考察组长连夜加班写出来。赵凯接到报告后，立即同分管书记和组织部长碰了一下头，下午就上常委会，陈晓南被顺利通过。第三天，文件就下到县委。县委正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名，人大常委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，有任免同级政府副职的权力，因此当天就开会研究决定，任命陈晓南为副县长。
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陈晓南的副县长，如此繁多的手续，复杂的程序，如同进入迷宫一样令人蒙头转向，然而也就是半个月时间，像变魔术一样，使一个乡镇书记转眼就变成了副县长。在工作效率低下的今天，这简直是奇迹。

这当中，有一个因素是起了作用的。赵凯接到县里的推荐文件之后，已经得知他的工作在近期就要变动。他知道自己一走，这事定会泡汤，因此不仅自己抓得紧，还给县委书记柳北打过一次电话，要他抓紧，越快越好。上峰有令，柳北岂敢怠慢。这样上有赵凯紧抓，下有柳北督办，就创造出上述奇迹——半个月之内快速产生出一个副县长来。

陈晓南也没想到会这么快。

文件下达这一天，他的初稿才写出五章半，他把剩余的一章半交给王丕中完成，他就走马上任，去参加县政府召开的“欢迎陈晓南副县长到任”座谈会。

一连三天，陈晓南家门庭若市。人们名为祝贺，实则联络感情，巴结讨好这位副县太爷。而且从陈晓南如此快速升迁，更感到他的政治前途远大，再过两三年成为正县太爷也未可知。因此及早搞点感情投资，确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也。

到了第四天晚上，王丕中约了刘志春和张三原一起上门来了。这时，陈晓南正仰在他书房的小摇椅上轻轻摇动。王丕中进门便说：“现在才是真正的朋友真心祝贺来了。今天我请客，再到欢乐酒家乐一回，而且是全家乐，各家的夫人孩子一起去，摆两桌。”

陈晓南摇摇手：“现在别搞。四个月以后再说。”

纪兰愁容满面地说：“这官场的事，永远愁不完。”

刘志春有些奇怪：“怎么啦？”

陈晓南叹一声说：“李自成是北京四十天，我这江山比李自成可能好点，三个四十天。”

王丕中问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陈晓南说：“再过四个月就换届了。”

“噢，你说这呀。”王丕中放心了，“换届怕啥？无非是作为候选人参加一次选举。新任副县长，当然是候选人。至于选举，那是绝对有保险系数的。每次换届都是县委书记坐镇，市委领导也要亲临现场督战，落选的有几个？即便万一落地，还能来个二次选举，这也不是没有先例。所以，根本用不着担心。”

陈晓南说：“问题就在这里。赵凯调走了，杨学中任了书记。两人原来就有矛盾，因而杨学中对我很反感。已经有风声透露出来了。”

搞政治就得有后台。后台或倒或走，就像没了娘的孩子，顿觉孤独无靠，惶惶不安。

沉默片刻，刘志春说：“就算他杨学中反感吧，代表投票选上了，他能把你免了？”

陈晓南叹了一声说：“最担心的就是代表。现在好多代表都收到一封匿名信，说我用写书讨好上级领导，骗得了副县长，呼吁代表们擦亮眼睛，行使好一票之权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代表也换届呀！”

陈晓南说：“换届变动的是少数，多数动不了。即使全换

了，他还可以在新代表中活动嘛。所以，现在看危险有二：一是定下一届候选人时就给刷下去了，根本定不上；二是候选人勉强定上了，但代表们受匿名信的影响，最后票不过半，领导再来个尊重民主权利，你还有啥希望？”

大家一听，果然问题不小，希望渺茫，想安慰几句都不知该说啥好，便沉默了。

正在这时，纪兰的父亲纪百章从书房走出来。老先生在县中教了一辈子语文，已退休好几年了。在座的人全是他的学生。老师不一定全认识学生，学生却没有不认识老师的。

王丕中忙说：“闹了半天，还不知道纪老师在屋里。请坐请坐。”

纪百章说：“不坐了，几个学生还找我辅导功课。有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”

王丕中说：“纪老师有何高见，快快请讲。”

纪百章说：“我的来意和你们不同，你们是祝贺来了，我却是泼冷水劝戒来了。我以前就对晓南多次讲过，乡镇书记满可以了，不必耗精费力再去争取什么了。他不听，又下死劲扑闹了个副县长。这不，才当了三天，烦恼就来了。要我说，四个月满可以了。全县几十万人，当副县长的有几个？你当四个月还嫌少？我想起几句古人遗训，刚才写到纸上了，晓南你多看几遍，我想说的话全在里面。”说罢，给大伙做了个坐着别动的手势，匆匆出门去了。

刘志春进书房取出一张白报纸，上面是铜钱大的楷体字，非常整齐。他把纸铺在茶几上，大家围过来看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终日奔波只为饥，
才方一饱便思衣。
衣食两般皆具足，
又想娇容美貌妻。
娶得美妻生下子，
恨无田地少根基。
买得田园多广阔，
出入无船少马骑。
槽头结了骡与马，
叹无官职被人欺。
县丞主簿还嫌小，
又要朝中挂紫衣。
如此贪心不知足，
终将坠入深渊里。

刘志春说：“纪老师的赠言同我的赠画一个意思。这是正面嘲讽，我那画是委婉相劝。就算四个月后落选，副县级别已经上去了，你怕啥？他总得给你安排个职位。”

张三原说：“再不行，咱合伙开个饭店，保证错不了。”

沉默少顷，王丕中问：“咱们的书怎么办？”

回答王丕中的是陈晓南呼呼的熟睡声。纪兰小声说：“他太累了。”便做手势，要大家轻轻退出，到客厅里说话。